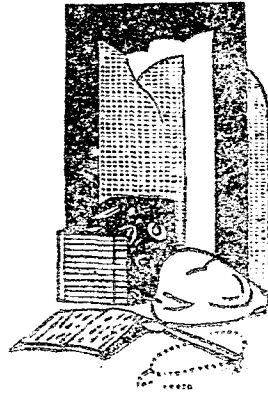


曼殊全集  
詩文



上海亞光書局發行

S  
M  
I  
I

# 曼殊新傳

柳亞子

余曩草蘇玄瑛傳，荒略過甚，意不自慊，屢思改撰，卒卒未果。偶檢舊篋，得日本僧飛錫所為翻音跋，敘述玄瑛家世，乃與平昔所聞大異。跋為玄瑛手書見異者，直無刺謔，又有說部斷鴻零雁記，世稱玄瑛自傳，雖寓言十九，亦頗資節取。因穿穴之為新傳，而餘杭章氏所撰曼殊遺畫弁言，亦間及焉。不足，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暨余所親知灼見者。庶無俗語不實，流為丹青之憾已。傳曰：

蘇玄瑛，字子毅，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生玄瑛於江戶。玄瑛生數月而父歿，母子貧窶靡所依。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蘇固香山鉅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甚玄瑛甚，族人亦以玄瑛異類，羣擯斥之。卒分貲遣就外傳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莊湘頗善視之。學二載而假父亦歿，復返於家。則蘇婦遇玄瑛益虐，雖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亦為所乾沒，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由是玄瑛轉輾貧困中。年十二，遂為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贊

蘇曼殊全集

曼殊新傳

二



3 1764 7779 6

初大師被繫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剎。亡何，以師命歸廣州。乃東渡日本，依何合氏居神奈川。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復南歸嶺海，居虎山法雲寺久之，尋辭師東行。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會拒俄事急，乃列名於軍國民教育會，編入義勇隊，聲譽遂起矣。既倦遊返國，主講長沙實業學堂。參拜衡山，召三閩大夫，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引黃龍大師語，作畫示老僧。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繼至滬上，從陳獨秀章士釗遊，爲國民日日報繙譯，譯法人翼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值報館被封閉，忙僚無所歸。旋遊香港，遇故師莊湘，欲以女雪鴻妻玄瑛，玄瑛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莊湘爲整資裝，遂之暹羅盤谷，居龍遠寺，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時民國紀元前九月癸卯，玄瑛年二十年矣。甲辰，主講盤谷青年學會。旋赴錫蘭，駐錫菩提寺。暹羅古稱扶南，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獅子國也。乙巳，之秣陵，主講江南陸軍小學，識丹徒趙伯先，後渡湘水，作畫寄所眷南都伎人金鳳，謂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丙午，居長沙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堯之蕪湖，主講鏡江中學，識懷寧鄧繩侯。丁未，在日本，從章炳麟劉師培遊。著梵文典八卷，自爲序。師培爲天義報，倡無政府主義，邀玄

瑛同居，刊其畫於報端。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繪事，號稱女弟子。震爲玄瑛輯畫譜，玄瑛自有序，河合氏暨炳麟爲序，震爲後序，將付梨棗。又思刊布梵文典，印度波羅罕學士暨炳麟師培爲序，震爲題偈，陳獨秀爲題詩。顧二書咸未及刊成，僅於天談報載其序跋諸作而已。戊申，刊文學因緣成，自爲序。之西湖，居雷峯塔下白雲菴。旋至滬上。會池州揚仁山居士方創砥垣精舍於秣陵，招玄瑛及李曉暉爲講師。玄瑛盡瘁三月，得睡血疾。東歸，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循陔之餘，唯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衰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爲精神病作也。己酉四月，譯拜輪詩選竟。爲梵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愛國之士，捐其所存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滬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初，玄瑛之居東也，與章炳麟劉師培最交厚，尋章劉以私憾失歡，師培夫歸頗遷怒玄瑛。及師培爲中調事發，衆論譁然，獨玄瑛皎然物外，不可得而磨涅也。是年秋，復居西湖之白雲菴。有以師培事爲流言構難者，玄瑛惶然走滬，遂南巡星加坡，值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玄瑛臥病南洲，雪鴻適存瘠湯，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勸以歸計焉。玄瑛旋之爪哇，主講噶江中華會館。庚戌，始遊梵上，居中印度芒碭山寺。辛亥夏，歸日本，詣王父墓所。會其遠親金闍寺僧飛錫爲翻訂舊著

潮音集，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囑玄瑛重證數言。玄瑛曰：「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當未都懸，力行正照，吾子其無饒吝。」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尋復渡爪哇，譯燕子箋傳奇爲英吉利文，甫脫稿，莊湘爲題詞，雪鴻攜之瑪德利，謀刊行於歐土。瑪德利者，西班牙都城也。既聞漢土光復，致書友人。有云：「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覺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又云：「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遙知公等此時樂也。」其與會應舉如此。元年壬子春，歸主滬上太平洋報社筆政，取舊著斷鴻零雁記刊布之。由是往來中日二國間，無復萬里投荒之感矣。自言有無題詩二百首，索閱乃弗肯出。又言將重譯茶花女遺事，亦未見其屬稿也。是年冬，之安慶，主講高等學校。欲重赴香港星加坡，未果。惟歲晚內楷李入吳江之舜湖，一探履跡而已。二年癸丑夏，重遊舜湖，愛其風景秀逸，居久之。旋過蘇州，主澹繡坊鄭氏。與鄭桐蓀沈燕謀共編漢英辭典，歷四月而畢事。其書後爲劉成禺持去，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欲東遊泰山，及赴安慶，遊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均不果行。是年十二月，復東渡。玄瑛體弱善病，而食慾亢進。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藏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以是恆得洞泄疾，旋愈旋作。自甲寅以還，輒東居養荷。亦間爲說部，刊諸報章雜誌。七年戊午，臥疾滬上金神父路廣慈醫院，竟不起。時太

勝歷五月二日也。年三十種五。番禺汪兆銘經理其身後事。吳江陳去病爲營葬杭州西湖孤山。玄瑛歿時，河合氏猶健在。姊榎本榮子，日本商人婦。義妹蕙子。初玄瑛在粵，假父爲聘女，名曰雪梅。假父死，女家絕玄瑛婚，雪梅佗僂死。旣東歸，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續玄瑛，亦未果。玄瑛獨行之士，不從流俗，奢豪愛客，肝膽照人。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恫。繪事精妙奇特，自創新宗，不依傍他人門戶，零縑斷楮，非食煙火人所能及。小詩悽豔絕倫。說部及尋常筆札，都無世俗塵土氣。殆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歟？遺著之可考見其篇目者，有楚文典八卷，梵書摩多禮文，沙昆多暹，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漢英辭典，無韻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曼殊畫譜，埃及古教考圖，均不傳；傳者嶺海幽光錄，燕子籠隨筆，悲慘世界，娑羅海濱遊跡記，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文學因緣，拜輪時選，潮音，漢英三昧集，十餘種而已。其他人所擬拾者，有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王德鍾輯燕子籠遺詩，馮秋雪輯燕子籠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鵑輯燕子籠殘稿，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小說集，柳無忌輯曼殊逸著兩種，蘇曼殊詩集蘇曼殊全集，今並行於世。

樓藥疾曰：「世以玄瑛父震且而母峭夷，方諸鄒延平，謂文導與武功足以相埒也。余詳考其身世，則有相刺謬者。或謂玄瑛生前所掩覆之跡，而暴露之於身後，虞有唐突之嫌，非所以忠死友。余曰：不然，史以昭實，不貲奚史？傳猶史禮也，何諱之有？且考諸典籍，金日磾以胡人歸化，不失爲漢名臣；范希文隨母改適張氏，不失爲宋大儒。此在曩昔，猶視爲故常；况居今日瀛海棣通，文明漸進之世耶？於玄瑛誠奚病焉！於玄瑛誠奚病焉！」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稿，一九二八年八月重定。

# 曼殊新傳考證

柳亞子

新傳事實，取潮音跋爲藍本，而副以銜鴻零雁記。至二文有抵牾，或不足據者，則頗爲博綜他說，參互異同，從長取決之。

潮音跋不署年歲，今斷爲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作。因潮音以是年出版，且跋言玄瑛年三十有八，正當此歲也。

潮音跋疑是玄瑛自撰，而嫁名飛錫者，今爲行文引用便利計，仍不沒飛錫之名。

據潮音跋及銜鴻零雁記，玄瑛父確爲日本人。然日人之子，胡從歸化吾土，取得家去姓及國籍？而玄瑛學陸軍時，清使汪大燮且以使館公費助之。苟非別有淵源，於義實不難可通。跋言玄瑛五歲隨遠親西行支那，遠親當即指蘇某。然日華異國，胡從有親戚之誼，其爲遁辭，確然易見。記稱蘇某爲父執，又謂義父。然河合氏以一婦人，子身挾愛子而歸異國之人，遽入學土，實大悖人情。且何解於玄瑛朋舊咸知玄瑛爲蘇某子？又咸知蘇某娶日本女，生玄瑛哉？惟斷以河合氏改嫁一節，則所謂義父者，直是假父，而筆疑亦悉解矣。民國元年，潮音跋初在太平洋報發表。友人劉三，疑其與平日所聞異撰，即面詰詢玄瑛，玄瑛支吾其詞。時陳去病私語余：「必何合氏改嫁蘇某，玄瑛弗肯明言耳。」



今日思之，實無以易此說。(記述三郎乳媪語；「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云云。余意宗郎或與蘇某親善，宗郎歿後蘇某憐孤兒寡婦而納之，亦事理所恆有也。)章太炎曼殊遺書弁言云：「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爾得子，穀，得字接古訓，固可作生字解，然亦可作獲字解。章氏與玄璞交頗深，或微聞其事，而不欲明言，故託於古訓，寄於微詞歟。又云：「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指斥之。」蓋所謂異類者，非特國籍之異，抑亦血胤有殊矣。宜跋語以爲「遭逢身世，有難言之情」也。小燕子竊隨筆適齋婦開池育再嫁瑪哈默德事無貶辭，疑玄璞或不以婦人夫死改嫁爲非，然於己之身世，終於諱莫如深者，東方舊禮教觀念爲之梗耳。」跋言王父忠郎而不詳父名，記則稱生父宗郎。忠宗一香之轉，不知何以當日命名，不避雷同如此？殊不可解。

跋言王夫人河合氏而不詳父姓，記有「河合其姓，三郎其名」及「是即河合夫人居式」云云，與跋語刺謬。余按天義報載玄璞母撰曼殊叢譜序，自署河合氏，與跋語合。則河合實玄璞母姓而非父姓矣。又按畫跋：「今奉慈母移居村舍，殘冬短晷，朔風號林，吾姊榎本榮子屬畫，泐筆成此。」余初疑榎本即玄璞父姓。嗣據周作人先生云：「榎本榮子當係夫姓。因日本照例如此，出嫁女子即喪失其本姓也。」或謂如此則河合氏亦

當用夫姓。但余意稱氏與畧姓有別，畧名可冠夫姓，而稱氏則必本姓。且河合氏既改嫁蘇某，卽與前夫家族脫離關係，自不得復用其姓。則所稱河合夫人居者，必其東歸後復力經營之家庭，舍本姓殆無可用。至玄瑛所以稱河合三郎，當亦與生父之族義絕，不得不從母姓耳。

玄瑛假父蘇某，弁言稱「廣州產，」而不詳何縣人。天義報載玄瑛所撰秋瑾遺詩序，自署香山蘇子毅，故今以爲香山人。

跋言：「五歲別太夫人，隨遠親西行支那。」記則云：「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余據弁言，河合氏確曾隨蘇某歸粵，則記文爲是。跋語云云，蓋有意洗刷河合氏改適蘇某事，故併其赴粵一節，亦削去之。非事實也。

河合氏居三年歸日本亦依記文。弁言云：「父死，母歸日本。」恐誤。陳去病有與余論玄瑛事書，亦云：「母歸而玄瑛獨留，嗣以父喪，遂出家於粵之慧龍寺。」可爲確證。

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治歐文二載依記文。弁言云：「令子毅出就外傳，習莫吉利語。」當卽此事也。惟章氏以爲在河合氏歸日本前，則微誤耳。跋言：「嘗從西班牙莊湘

處士治歐州詞學，莊公欲以第五女公子雪鴻妻之。『莊湘即羅弼氏之名。記言：『其女公子與蔚藍文据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正指雪鴻事。『香港從羅弼氏治歐文時，玄瑛年尚幼，無緣有議婚事。蓋議婚自在莊湘資助玄瑛赴扶南時也。』玄瑛題拜輪集詩序：『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殷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髮，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輪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心知之耳。』又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柄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即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椰風椰雨之際，孤燈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弼也。』以數者互證，足見莊湘與雪鴻，即羅弼氏父女無疑。

潮音跋：『亡何，以師命歸廣州，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據區植楷君來書：『長壽寺爲清光緒三十一年粵督岑春煊拆毀，』年代與此不合。余意長壽寺爲玄瑛發祥之地，後來橫被摧夷，胸中必有大不滿者，故特爲移花接木之計，於潮音跋及斷鴻零雁記兩詆新學暴徒，以發撫其積憤耳，初不計年歲之齟齬也。今特刪竊而

辨正之疑此。

跋言：「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剃於廣州長壽寺。」而不言其東渡之歲。記文亦無年歲。惟河合氏謂，三郎云：「此爲吾養女，今年十一，少爾五歲，卽爾女弟也。」則玄瑛是年當爲十六歲。但燕子龜隨筆：「十四歲時奉母村居。」又：「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均與十六歲東渡不合。因如依記文十六歲始東渡，則十四歲不應奉母村居，而十七歲亦不應在虎山法雲寺也。依記文玄瑛十六歲東渡後卽棄家出走，是年至杭州，明年十七歲，在麥家作法事，得雪梅惡耗，行脚南歸，又明年十八歲始歸粵之黃葉村。且跋言玄瑛歸日後，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如依記文東渡之歲卽棄家出走，亦齟齬難通。余意玄瑛十二歲披剃，跋文自屬可信。其棄家省母則當在十三歲之春。是歲卽學美術，至十四歲止，爲二年。（奉母村居當在暑假時。）十五歲改學政治，至十七歲爲三年。是歲卽棄家再至粵中，住虎山法雲寺。十八歲辭師東行，十九歲學陸軍。如此似尙安排妥貼。雖以十三齡童子，子身航海，似爲奇蹟。然都署行事，羅弼牧師實左右之，或舟中亦有其他爲照料之人，未可知也。至記中所以必移東渡之年屬諸十六歲者，因如年歲太幼穉，則雪梅靜子諸戀愛事，均無從敘述。說部本託寓言，固不妨削足適履耳。讀者勿爲所欺可也。

記文敘玄瑛東渡後事，多與跋文刺謬不合。今悉以跋文爲正，於記中所敘事實，不

復置論。

列名軍國民教育會，編入義勇隊，均據陳去病與余論玄瑛事嘗。

注：長沙實業學堂，接楊性恂錦笈珠囊筆記，性恂歿於民國二年癸丑，爲湯錦銘所觀，筆記係壬子所作。所云「十年前與余同在湘中實業學堂講席，」必癸卯年事也。

癸卯參拜衡山，赴蘇州，之暹羅，均據玄瑛所撰畫跋依潮音跋敘事次第，似暹羅在前，國民日日報次之，蘇州吳中公學又次之，而又湘在最後。但畫跋又言「甲辰由暹羅返錫蘭。」則暹羅之行，爲玄瑛癸卯歲最後遊蹤可知。又國民日日報癸卯八月十七日刊布玄瑛女僕郭耳縷一文，十八日刊布慘社會，知玄瑛斯時必初至報社。而十七日國民日日報附張黑開世界，有包天笑送別蘇子毅詩，可爲玄瑛由蘇空滬之證；因天笑爲玄瑛吳中同學同事也。且國民日日報出版至十月十三日爲止，玄瑛離滬，又在報社被對之後，「據陳仲甫談話。」中間時日無多，決無周遊吳楚，然後再至暹羅之理。疑潮音跋所述次第，直信筆所之，非有正確之而後足據也。「梵文典成於丁未，見玄瑛與劉三書，班班可考。而潮音跋次第在癸卯任國民日日報繙譯以前，知其不足憑信矣。余初以潮音跋次第爲正確，認梵文典成書必在任國民日日報繙譯以前，而莊湘資助遊暹羅必更在梵文典成書以前，與畫跋癸卯遊暹羅不合。故強謂玄瑛曾兩至暹羅，第一次得莊湘資助在辛

丑，而癸卯爲重遊。今既證明梵文歲成書年歲，在丁未春而非癸卯，則癸卯遊暹羅，即出莊湘資助可知，無庸更強分爲二矣。又癸卯至丁未，中間適隔三年，與玄奘梵文典自序所稱「柄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年」者，亦正相符合。如仍以屬之辛丑，則中間相隔五年，反成整柄矣。至潮音跋所云「隨喬悉歷長老究心梵章二年」，當以玄奘癸卯至暹羅，至甲辰始赴錫蘭，首尾適跨二年，非真兩周寒暑也。(一)

甲辰由暹羅之錫蘭，乙巳之秣陵，均據畫跋。

丙午居長沙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據陳果夫曼蘇大師執事。蕪湖識鄒繩侯，據畫跋。

丁未著著梵文典，及何震輯畫譜，均據玄奘丁未七月與劉三書。(章太炎梵文典序)及玄奘畫譜自序，均署「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二年。」玄奘辛亥七月答莊湘處士書云：「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韋勒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佗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按佛滅之歲，既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則佛滅度後一年，當是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六年。下數至西歷一千九百〇七年，即中歷丁未，爲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恰相吻合也。唯玄奘畫跋：「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另一則作：「波邏罕學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二

編贈別，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與此矛盾。因如丙午爲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則丁未當爲二千三百八十五年，非八十三年也。余意佛滅度年歲，當以後出之章太炎梵文序及玄瑛畫譜自序爲準，而畫跋所載，實差兩年。蓋玄瑛於丙午歲撰畫跋時，尙未考證正確，或誤從舊時傳說，至丁未撰畫譜自序，始確信馬格斯牟勒之說耳。觀玄瑛繪畫湘處士書，明言「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而章太炎送印度鉢邏罕保什二君序，亦言「不稱佛入涅槃之歲者，年紀殺亂，無由考實。」均其明證也。」

章太炎梵文序，見天義報，國粹學報，及上海右文社章氏叢書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三，而上海古書流通處印行之章太炎先生所著書內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三第七十八頁，又別出初步梵文序，首尾與梵文序略同。獨中間一段云：「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聞歐人馬格斯牟勒，闡林斯羅，皆有梵語釋，文雖簡略不能盡大乘義，然於名相切合不謬；乃刪次其書，爲初步梵文四卷，余亦以爲可觀覽也。」與梵文序：「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乃述梵文八卷，余既觀其諦且密也。」書名卷數皆不同，余初疑爲兩書。繼見上海商務印書館向達君抄寄民報第十五號夏期增刊（一九〇七年丁未夏出版）所載廣告，作初步梵文八卷，後附首卷目次，乃與天義報第六卷（一九〇七年丁未陽歷九月初一日發行）梵文廣告後所附首卷目次無毫髮異。（僅天義報多「照州仲子居士題詩」一行。）始知梵文與初步梵文確係一書。蓋此書原名初步梵文，且載題

卷。〔章太炎撰初步梵文典序時。〕後分析爲八卷，但仍名初步梵文典。〔民報廣告時。〕最後始刪去初步二字，成梵文典八卷也。〔天義報廣告時。〕章序亦此時改定。〔羅蓮葉君去歲與余論玄漢事，主張梵文典與初步梵文典爲一書，與事實暗合。唯以梵文典爲原名，而初步梵文典爲後來定名，則正相反。緣羅君彼時未見民報及天義報廣告，故未及詳其變化之始末耳。〕

梵文典自序：「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又潮音跋：「歸入靈隱山，著梵文典八卷。」似梵文典爲玄瑛客靈隱時所著。今按玄瑛丁未六月與劉三畫：「今在東京，已闕五月。」〔書札集補遺。〕又丁未七月與劉三書：「曼春間妄作梵文典一部如是。」年上半年，玄瑛足跡未至西湖，而梵文典爲在東京所著無疑，序文與跋語均不足信也，特爲辨而正之。〔記前年晤仲甫海上時，亦言梵文典爲丁未玄瑛客東京所著，且係編譯之作，其英文原本即由仲甫移贈玄瑛者。此語談話中未及載入，爲補記於此。〕戊申刊文學因緣成，據天義報第十五卷廣告。居白雲菴，據玄瑛丁未八月與劉三書。旋至滬上，及應聘極垣精舍，據戊申九月與劉三書。

己酉四月譯，拜輪詩選竟，爲梵學會譯師，據玄瑛己酉四月與劉三書。玄瑛拜輪詩選自序，署「光緒二十二年」，余嘗因此誤認成書在丙午歲。又以序中有「去秋白零大



學教授法蘭居士游秣陵，會納於秣垣精舍」語，并誤認應聘秣垣精舍在乙巳歲。今以玄漢與劉三書證之，則二說皆誤。蓋應聘秣垣精舍，確爲戊申九月事，而拜輪詩選全篇脫稿，又確爲己酉四月事也。所云「光緒三十二年，」當係「宣統元年」之誤。又余所藏日本東京三秀舍印刷三版本拜輪詩選，下署「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發行，」「戊申」亦係「己酉」之誤。因書底有英文 MCMIX，爲西歷一千九百〇九年，卽中歷己酉。而書中佛萊蕪英文序紀年，亦作一九〇九年。均相符合也。但不知玄瑛於此書編成及出版之年歲，何以一誤再誤，殊不可解，豈此中別有玄虛耶？恨不得起地而下問之矣。（余初誤信拜輪詩選自序所署年歲，認爲丙午年作。又認文學因緣成書必在拜輪詩選之前。因文學因緣自序述拜輪哀希臘譯本，祇言梁啓超馬君武，而不及玄瑛所譯，爲當時拜輪詩選尙未脫稿之證。故曾假定文學因緣成書在丙午上半年。今既證明拜輪詩選爲己酉作，則文學因緣成書之期，或卽在戊申出版時，不必另起爐竈，歸諸丙午矣。又玄瑛所撰潮音自序，實卽拜輪詩選自序原文，但改紀年爲「戊申，」余初疑潮音必成書於戊申。今以玄漢與劉三書考之，拜輪詩選至己酉四月始全篇脫稿。是戊申歲尙無拜輪詩選，更無論由拜輪詩選改造之潮音矣。故潮音自序中之「戊申，」亦當改爲「己酉，」方與事實符合也。）

西曆秋後居白雲菴，據劉三贈曼殊語。師培爲中韻事，實始於戊申歲，顧孫跡未露，猶與余兼相酬唱。至己酉春入居虜巨端方幕府，始不可掩覆，而玄瑛且幾遭其牽染矣。

玄瑛辛亥七月答莊湘處士書：「星洲一別，於今三年。」又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昨歲南渡。」末署「阿難發自耶婆堤舊都。」按章太炎以耶婆堤爲南美耶科陀爾國，（見法顯發見西半球。）而玄瑛則以爲卽今之爪哇，（見燕子龕隨筆。）故知玄瑛以己酉至星加坡及爪哇也。反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柳亞子書：「瑛比來咯血之疾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是知赴印度必在庚戌五月以後也。居中印度芒碭山寺，據燕子龕隨筆。辛亥夏歸日本，則據潮音跋「會聞黎新自梵土歸來」語，以余考定是跋爲辛亥作也。

辛亥復渡爪哇，據辛亥七月答莊湘處士書有「破夏至爪哇」語。

譯燕子龕爲英吉利文，余始屬之己酉歲，因是歲玄瑛南渡，遇雪鴻於舟次，疑此時爲其歸去也。但辛亥七月答莊湘處士書，又有「燕子龕釋事已畢」語，實相矛盾。故令移入辛亥後復渡爪哇之次。雖潮音跋作於復渡爪哇以前，已有「雪鴻大家攜之嗎德利」語，似仍有齟齬。但余意飛錫旣爲玄瑛化身，敘事自不以復渡爪哇前爲限，疑出後來補

入，亦未可知也。

辛亥以後事實，均得自玄瑛書札中，及余所親知灼見者，故不復別加考證。

玄瑛歿時河合氏猶健在，此舊日聞之友人傳說者，以章父燕子龜詩跋證之，亦相符合。傳者言河合氏仍居逗子櫻山，但至日本大地震時，逗子亦被災區域，此後即無從訪問矣。

雲梅靜子事，仍據斷鴻零雁記。記中之年月及事實，不可盡信，然大體或非虛造也。續婚事亦見章氏弁言。

# 蘇曼殊全集 卷一

文鈔

曼殊文鈔序

胡韞玉

蘇玄瑛，字子毅，廣東香山人。歸沙門，自號曼殊，不能作佛事。善文藝，尤工續性善談，得錢即治食，錢盡則堅臥不起。嘗以所鑲金牙敲下，易糖食之，號曰糖僧。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聘女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嘗入倡家哭之。美利堅有肥女，重四百斤，脰大如甕，子毅視之，問：「求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毅曰：「吾體瘦，爲君偶如何？」子毅精英文梵文學，足跡遍印度英美各國。性不喜留學生，嘗曰：「多一留學生，即多一賣國賊。女子留學，不如學髦兒戲。」其行似狂，其志實狷，今之人潔白如子毅者，誠不多觀也。不甚解世事。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約，路遇子毅。余問曰：「君何往？」子毅曰：「赴友飲。」問：「何處？」曰：「不知。」問：「何人招？」亦曰：「不知。」子毅復問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飲。」子毅曰：「然則同行耳。」至卽啖，亦不問主人。

嘗則余友並未招子毅，招子毅者另有入也。其行專往往對此。民國七年，以腸胃疾卒于上海，所著有燕子籠遺集，今錄文七首。

▲燕子籠遺詩序

柳亞子

曼殊奄化之歲，青浦王德鍾輯其遺詩，得如下首，將梓以行世，屬余爲之序，嗚呼！余何忍序曼殊之詩哉！余初識曼殊，以儀徵知師培爲介，經君棲窮島，余執荒江，未獲數數相見也。武昌樹幟，余在滬濱，值先兄陳英士先生異軍突起；君自南土來書，謂：滬濱振大漢之天聲，想諸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譚。不意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一又曰：「壯士橫刀石草微，美人挾纒請顛詩。遙知亞子此時樂也。」蓋與會颺舉，不可一世矣。和議旣成，若操尸位，黨人無以登壇，則腐集海上，日夕嗷呼飲北里；君亦翩然來，游戲宛洛，經過李超，吾二人未嘗不相與偕也，旣余倦游歷里，尋去皖江。嗣是五六年間，滄桑陵谷，世態萬變，余與君相聚之日遂少；卽聚亦無復前日樂矣。最後仍隔濶瀟瀟，時爲英士歸葬碧浪湖之前數日，握手道故，形容甚君言：「邑爾新開商場，極論關，願求舊時擔錫弱者弗可得，蓋大商體斷之術工，細氓生計盡矣。君工愁善病，獨其悲天憫人之懷，流露於不自覺，有如此者。君工愁善病。」

，顧健飲啖，日食糜餠糗三袋，謂是茶花女醜嗜之物。余嘗以芋頭餅二十枚餉之，二夕都盡，明日腹痛弗能起。又嗜呂宋雪茄煙，偶囊中金盡，無所得資，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持以易煙。其他行事都類此，人目爲癡。然談言微中，君實不癡也。嘗共余月旦同時流輩，余意彙可少否。君謂：『亞子大丘道廣，將謂舉世盡賢者。』余曰：『然則和尚將謂舉世盡不肖耶？』相與撫掌而罷。和尚者，君少時嘗披髮廣州慧龍寺，故朋儕以此呼之。君精通內典，然未嘗見其登壇說法。吳縣朱梁任嘗勸余從君學佛，君笑曰：『是當有緣法，非可強而致也。』嗚呼！洵可謂善知識矣！君好爲小諺，多綺語，有如昔人所謂「却扇一顧，傾城無色」者。又善畫，蕭疏淡遠，似不食人間煙火物。往還書間，好以粉紅牋作蠅頭細楷，造語亦絕俊，恆多悲感及遇情之談；蓋蘇長公一肚皮不合時宜，藉此發洩耳。君既歿，吳縣葉楚侖，上海劉季平，咸擬輯其遺稿，而滇中某貴人欲斥千金盡刊君詩畫之屬，未知其能有成否也。王子所輯雖不多，見虎一文，亦足慰君於地下矣。余既爲文以傳君，而亂纏之詞有未盡者，爰弗辭而復爲之序。時中華民國七年雙十節前二日，吳江柳棄疾譔。

### ▲梵文典自序

如是我聞：此梵字者，亙三世而常恆，遍十方以平等；學之書之，定得常住之佛智，觀之誦之，必證不壞之法身；諸教之根本，諸字之父母，其在斯乎！夫歐洲通行文字，皆原於拉丁，拉丁原於希臘，由此上溯，實本梵文。他日考古文學，唯有梵文漢文二種耳，餘無足道也。西漢士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現存龍藏者，唯唐智廣所選悉字彙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顛倒，至於文法，一切未詳；此但持咒之資，無以了知文義。納早歲出家，卽嘗有志於此。繼遊暹羅，逢西罕長老，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納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年，祇於行脚勞勞，機緣未至。嗣見西人選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默相符合。正在究心，適南方人來，說翰罕長老已圓寂矣，爾時納唯有望西三拜而已。今納敬成翰罕長老之堂，而作此書。非謂佛剎圓音，盡於斯著，然溝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抑今者佛教大開光明之運，已萌於隱約間，十方大德，必有具奮迅勇猛大雄無畏相者，詞無礙解，當有其人。他日圓音一演，成金色佛，遍滿娑婆卽變；雖慧根微弱，冀願力莊嚴，隨諸公後。若夫忘言忘思，峯蹠俱磨，奚以是爲？然能爾也。嶺南慧龍寺僧博經書於西湖靈隱山。

文學因緣自序

先是在香江讀 Canlin 師所譯葬悲詩，詞氣湊拍，語無增減，若法譯離騷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索綿馨，壤地弗爲良。况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納謂文詞簡麗相俱秀，若莫梵文，漢文次之，歐洲番書，體平後矣。漢譯經文，若一輪盧迦，一均自鑿巖台，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瑰琦，斯梵章所以爲天書也。今吾漢士末世昌披，文事弛淪久矣。大漢天，其真絕耶？此隨慈母至返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淺英辭樹。偶錄是編，閩江諸友，願爲之刊行，得毋靈府有難處泊者哉？羅見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博士譯述詩經全部，其靜女維雄漢唐數篇，與 (Middle Kingdom) 所載不同，谷風鶉巢兩篇，又與 Francis Davis 所譯少異；今各錄數篇，以證同異。伯夷叔齊采薇歌，懿氏繇，擊壤歌，飯牛歌，白里奚妻琴歌，箕子麥秀歌，笠篋引，宋城者謳，古詩行行重行行，及杜詩國破山河在等，亦係 *Osce* 所譯。李白春日醉起言志，子夜吳歌，杜甫佳人行，玳固怨歌行，王昌齡閨怨，張籍節婦吟，文文山正氣歌等，係 Giles 所譯。采茶詞亦見 Williams 所著 *The Middle Kingdom* 係 Mercer 學士所譯。其餘散見羣籍，都無傳譯者名。尙有山中問答，玉階怨，贈汪倫數首，今俱不復記憶。畏友仲子嘗論「不知心恨誰」句，英譯微嫌薄弱。柄謂第以此土人譯作英語。怨彌不逮，是猶



倭人之漢譯，其蹇澀殊出意料也。又如「長安一片月」，尤屬難譯，今英譯亦略得意趣。友人君武譯拜倫哀哀贈詩，亦宛轉不離原意，惟稍遜新小說所載二章，蓋稍失蘊豪耳。顧歐人譯李白詩不可多得，猶此上之於 Byron 也。其留別雅典女郎四章，則故友譯自 Byron 集中。沙恭達羅 (Sakountala) 者，印度先聖毗舍密多羅 (Vishvamitra) 女，莊嚴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婆 (Kalidasa) 作 Sakountala 劇，曲絕無能勝王 (Dus Yajna) 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 (威林，留印度十二年，歐人習梵文之先發者。) 始譯以英文。傳至德，Goethe 見之，驚歎難為譬說，遂為之頌，則沙恭達羅一章是也。Maswick 譯為英文極重意譯，感慨繫之。印度為哲學文物淵淵，俯視希臘，誠後進耳。其摩訶婆羅多 (Mahabrata) 維摩衍那 (Radhakrishna) 二章，柄謂中土名著，雖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遜彼閎美。而今極目五天，荒丘殘照，憶昔舟經錫蘭，憑弔斷塔頽垣，淒然淚下，有「恆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城風萬木煙」句，不亦重可哀耶！曼殊。

▲拜輪詩選自序

去秋，白雲大學教授法蘭居士遊秣陵會拘於祗桓精舍，讀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

以為破碎過甚。胡君泰歎曰：「譯事固難；况譯以英文，首尾負隅，不稱其意，茲無論矣。又其卷端，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嗚呼！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居士屬衲為購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衲語居士：「震旦萬事蘊鑿，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Celestial Empire）亦將為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此語思之，常有餘恫。比自林院適歸將母，病起旬廬，濡筆譯拜輪去闕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善哉！拜輪以護人去國之憂，寄之吟詠，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嘗謂詩歌之美，在乎氣韻；然其情思幻渺，抑亦十方同感，如衲舊譯頰頰赤牘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東髮髻詩數章，可為證矣。古詩「思君令人老，」英譯作 "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 詩氣相副，正蘊再得。若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渾渾，載瀟載饒，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譯如：——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

Long and red our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 we shall thirst.

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又陳陶隨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園  
夢裏人！」

They swore the Huns should perish ;

They would die if needs they must,

And now five thousand's ble-clad,

Have bit the Tartar dust.

Along the river bank their bones lie

Scattered where they may,

But still their tombs in dreams arise

To fair ones far away."

屬視元文，猶不相及。自餘譯者，澆淳散朴，損益任情，寧足以勝鞮寄之任！今尋  
是篇，按文切理，語無瑣飾；陳義排闥，尊辭相稱。世有作者，亦將有感乎斯文？光緒

三十二年，佛從「多羅夜登陵者」天下還日，曼殊序於太平洋舟中。

### ▲畫譜自序

昔人謂山水畫自唐始變，蓋有兩宗，李思訓王維是也。（後稱王維畫法爲南宗，李思訓畫法爲北宗；又分勾勒，皴擦二法：勾勒用筆，腕力提起，從正鋒筆嘴跳力，筆筆見骨，其性主剛，故筆多折斷，此歸北派；皴擦用筆，腕力洗墜，用蒼側筆身拖力，筆筆有筋，其性主柔，故筆多長靱，此歸南派。）李之傳爲宋王詵，郭熙，張擇端，趙伯駒，伯驥，及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皆屬李派，王之傳爲荆浩關仝（一名種，又作董，宣和畫譜作仝。）李成，李公麟，范寬，董元，（一作源）巨然，及燕肅，趙令穰，元四大家，皆屬王派。李派板細乏土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鄭虔，盧鴻一，張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馬和之，高克恭，倪瓚輩，又如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及至今人，多忽略於形像，故畫焉而不解爲何物，或專事臨摹，苟且自安，而謂謝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畫無師承，又不喜規摹古人，雖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學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謂也。子久仲圭學董巨元鎮學荆關，畫敬學二米，亦成其爲元鎮，子久，仲圭，彥敬，而已，何必如今之臨

墓古人者哉？櫛三至扶桑，一省整頓，山河分置，寂相登輝。爾時何處搜納畫，將付梨  
棗。顧納經錄蠹零，戲券行陣，所納十不一在，但此殘山水若干幀，屬椅序之。嗟夫！  
漢書之表久矣！今何子留意於斯，遂彼心者，別有懷遠。然而亡國留痕，夫孰過而問者  
！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二年，粵東靈龍寺曼殊。

▲潮音自序

Byron and Shelley are two of the greatest British poets. Both had  
the enjoyment of creation, love, as the theme of their poetic expres-  
sions. Yes, although both wrote principally on love, lovers, and their fo-  
rtunes, their modes of expression differ as widely as the poles.

Byron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luxury, wealth, and liberty. He  
was an ardent and sincere devotee of liberty;—yes, he dared to claim  
liberty in every thing great and small, social or political. He knew not h

ow or where he was extreme.  
Byron's poems are like east mistaking liquor the more one drinks, the

More you feels the sweet fascination. They are full of charm, full of beauty, full of sincerity throughout.

THEY

In sentimentality,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of diction, they have the regularity of a well-kept garden. The same while he was engaged in the pursuit. He went to the office, where he sided with the patriots who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whole life, Gayer, and production are intertwined from and liberty and of Shelley though a devotee of love, is judicious and pensive. His enthusiasm for love never appears in any of the more than of the "philosophical" variety. Heloves not only the beauty of love, or love for love, but "love in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in love" in the words of the poet, but not continuance, energy without youthful devotion. His poems are full of the richness, placidly beautiful, somnolently still, reflected on the wide area of silence and contemplation.

Shelley sought Nirvan in love but Byron sought Action for love and

d in love. Shelley was self-conquered and quite engrossed in his devotion to the Muses. His premature and violent death will be lamented so long as English literature exists.

Both Shelley and Byron's works are worth studying by every lover of learning, for enjoyment of poetic beauty, and to appreciate the lofty ideals of love and liberty.

In these pages, I have the honour to offer my readers translations of a few poems from the works of Byron. Hereafter, I shall try my best to present the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 renowned Sakunshala of the famous poet Kalidasa of Hin

dustan, the Land of Lord Sakya Buddha. That the labour bestowed on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will be appreciated by my readers is the writer's earnest desire.

Mandira

POSTED BY  
MCMIX.

### ▲秋瑾遺詩序

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秋瑾以女子身，能爲四生請命，近日一大公案。秋瑾素性上  
余莫之審，前此偶見其詩，嘗謂女子多風月之作，而不知斯人本相也。秋瑾死，其里人  
章炳麟序其遺詩，舉袁公越女事。嗟夫！亡國多才，自古已然！余幼誦明季女子絕命詩  
云：

影照紅干不暇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曾識諧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  
征帆已說過雙姑，掩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  
少小行伶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濤聲夜夜催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辭。  
生來弱質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  
當年閨閣惜如金，何事牽裙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  
越身只是舊羅衣，夢到浙江恐未歸；冥冥風濤又誰伴，聲聲遙祝兩靈妃。  
厭聽行間帶笑歌，幾回腸斷已無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設網羅。  
國史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以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朝供事臣。

悲憤極綿，不忍卒讀；蓋被虜不屈，投身黃鶴渚而死者。善哉！善男子，善女人，



歸思之，視死如歸，唏噓盛哉！香山蘇子毅扶病云爾。

雙杆記序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等來意，實紀亡友何廉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顧爲嬰嬰嫵嫵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誡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以掃之姿，掩袖迴眸之態，羅帶銀鈎，綉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遮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牀，拋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巷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剪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甲寅七月七日。

辛亥年革命軍題辭

濟春樓語，余繩角同窗也，少有成人之風，與鄭君貫一齊名，人稱雙壁。會戊戌政變，中原鼎沸，君一往持清議與粵五稔，一夕擲筆長歎曰：「粵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

終無成也。」遂絕食而殞。君亦闕然遐征，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前年於海上遇之，正君倉皇去國之日；余方願其有適世之志，用釋勞生，比日君自美利堅國觀巴拿瑪大會，造游記以歸，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欣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終日解衣寤寐而外，豈能共君作老健語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謂廣東人有生爲亂，而不知君故克己篤學之人。若夫傅巖所云：「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者，斯無望已。曼殊題。

### ▲送鄧邵一君序

余游東島歸，遇鄧孟頌邵中子於春申江上。二君天性孝友，寬平而不忤，質淨而無求，昔人所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不以時勝道」者；故與之游，忘日月之多也。今孟頌就王博士之召，中子作邊地之游，悱然有感於離合之數；余亦將有意大利之行，絕域停驂，胡姬酒肆。遙念二君白馬驕行，山川動色。願他日以歐雪之身，歸來鄉國，復見二君含飴弄孫於桃花雞犬之間，不爲亡國之人，未可知也。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

### ▲畫跋

癸卯，入吳門，道中聞笛，陰深淒楚，畫示諸同學。

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昔黃龍大師登峨眉絕頂，仰天長歎曰：『身到此間，無可言說，唯有放聲痛哭，足以酬之耳。』今衲亦作如是觀。入夜，宿雨霽，老僧索畫，忽憶天然和尚詩云——

悵望湖州未敢歸，故園楊柳欲依依；忍看國破先離俗，但道親存便返扉。萬里飄蓬雙布履，十年回首一僧衣；悲歡話盡寒山在，殘雪孤峯望晚暉。

即寫此贈之

癸卯，南游客盤谷，西村澄君遇我。以耶馬豁夕照圖一幀見贈，並索予畫。予觀西村傑作，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擴；誠爲空谷之音也。遂縱筆作此答之。

甲辰，由暹邏之錫蘭，見崑崙落日。因憶法顯玄奘諸公，跋涉艱險，以臨斯土，而游跡所經，均成往迹。余以縶身情網，殊悔蹉跎。今將西入印度，佩珊，與余最親愛者也，屬余作圖。適劉三贈余詩云：——

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因畫此留別。嗚呼！異日同赴靈山會耳！

甲辰，南歸嶺海，風雨連綿，故友念安屬作茅菴僧隱圖。及後歸自星州，忽聞念安

已辭塵世矣。但見三尺新墳，芳草成碧，鄰笛之恫，烏能已已！

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

乙巳，羅秣陵，偕季平登鷄鳴寺，觀臺城後湖，百感交集，畫示季平。

乙巳，與季平行脚秣陵，金鳳出素絹索畫，未成而金鳳他適。及後渡湘水，作此寄之，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

丙午元旦，與申叔過馬關作。

丙午贈別鉢邏罕歸印度。

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一幅贈別。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曼殊。

余作江干蕭寺圖，將寄梵土；及過申江，周子柏年見而愛之，則以轉贈。

鉢邏罕居士西歸梵土，余嘗作江干蕭寺圖贈別，距今半載，剎那間耳。扶病作此，以寄知音。

憶寧郭繩侯先生蕞孫，爲石如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夏至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共晨夕者彌月。後余離皖之滬，月餘，申叔亦來，出先生贈余一絕云：

蘇曼殊全集 文鈔

二八

寥落枯禪一紙書，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同曼殊？

今別先生，不覺半載，積愆累備云何不感？畫此奉寄，丙午曼殊記。

丙午，重過莫愁湖，畫寄中叔。

丙午初秋，須臾海岸，送水野氏南歸。

昔人出出海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句。然稍陷柔弱。嗣同仁者潼關詩云：——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

余常誦之。今奉慈母遂居付舍，殘冬短晷，朔風聲林，吾姊顧本榮子屬畫，泚筆成此。

晦聞居士客余於殘書樓，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實之。居士得毋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

聞道孤山遠，孤山卻在斯；萬方多難日，一塢獨棲時。世遠心無礙，雲馳意未移；歸途指鄧尉，且喜夕陽遲。

孤山非自，鄧尉非他，徧此法界，遶摩羯邏。曼殊。

始夜楓林初下葉，清秋弦月欲生華；涼凝露草流螢緩，雲斷西峯大火斜。藏壑餘生驚逝水，迷津天上惘星槎；與亡聚散經心地，風柳蕭森憶荻花。

曼殊寫王船山詩意。

誰知臥處徘徊，謝庭風景都非舊。畫堂塵掩，蓬生三徑；門垂疎柳，白晝初長，清風自至。流年空又看多情燕子，飛來還去，真個不堪回首。——

昔日嬌隨阿母，學拈琵琶隨衛。斜陽樓外，屢殘銅斗，線紋舒繡。窈欲三眠；鶯還百轉，落花時候。問重來應否銷魂，試聽江城笛奏。

右錄明末女子素嘉水龍吟一闕，綠慘紅愁，一字一淚。呼嗚！西風故國，衲幾握管而不能下矣！

傾城大家命畫一願樓閣，曼殊續於暹夷。

華嚴瀑布在日光山，蓬瀛絕勝處也。仲子曾作華嚴瀑布詩十有四章，詞况麗靡。又憶昔入羅浮，過黍珠菴，讀破壁間何女詩，有：「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風。亦可誦。吾今作是圖，未識可有華羅之勝否？」

惟東漢孝明皇帝永平七年，歲次甲子，勅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一十八人，西尋佛法。至印度國，延迦葉摩騰，竺法蘭，將白氈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卷，載以白馬，以永平十年，歲次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至于洛陽。帝悅，造白馬寺于城西雍門外，譯四十二章經，是爲像教東流之始。曼殊畫此并識。

昔人天津橋聽鶉詞云：「最可惜一片江山，總付與啼鴉。」納今秋弛擔韜光巷，夜深時聞鶉聲，拾筆圖此，並束季平一詩。詩曰：——

劉三舊是多情種，浪迹煙波又一年；近日詩傷鶉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鶉。

久別慧子，忽辱寄詩，有「乞寫萬梅圖詔我，一花一佛合皈依」句，因續此以報。  
「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寫憶翁詩意。

### ▲燕子龕隨筆

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說而兼流覽。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格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蓮華女士以師梨詩選贈英領事佛萊蔗於海上，佛子持貺蔡八，蔡八移贈於余。太炎居士書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曼殊聞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曼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

作寒山圖。錄寒山詩曰：

閑步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挂一輪燈。

巖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蟲繼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奉母村居，隔鄰有女郎

手書丹霞詩箋，以紅線繫蜻蜒背上，使徐徐飛入余窗，意似憐其踏蹬也者。詩曰：

青陽啓佳時，白日麗陽谷；新碧映郊坳，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簞藥，和風送芬醞；密葉終重陰，繁華繞四屋。萬彙皆專與，嗟我守堯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覽物歎離羣，何以慰心曲？

斯人和碗有儀，余曾于月下一握其手。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曹操，同時，而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操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末？」答曰：「松柏之志猶存。」香山句云：「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松，結託水上萍。」

譚嗣同寥天一闕文，奇峭幽潔。古意兩章，有絃外音，曰：

鱗鱗日照鴛鴦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閑調雁柱箏，花雨空向湘絃灑。六幅秋江曳畫綉，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風不動鞦韆索，獨上紅樓第一層。嘗聞仁山老居士言：「嗣同頂甚熱，嚴冬亦不冠云。」

寄劉三白門二絕句：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銷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山齋飯罷渾無事，清鉢聲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捲簾，如泉，有茶，有肴，有芋。師傅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獨余端居靜攝，毋事參方。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傅圓寂，師兄不審行脚何方，剩余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嗚呼！

化孟郊靜女詩。今也吾國長婦託女，皆競侈邪，又奚望其有反樸還淳之日哉。

昔人賣子句云：

生汝如雛同，年荒值幾錢？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

哀女致母詩云：

挑燈合帳墨雲箋，萬里誠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剩幾多錢。

二詩音節哀亮，不忍卒讀。昔阿淵明遣一僕與其子，兼作書誡其子曰：「我此人

好，須善遇之。」斯語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也。記朱九江先生絕句云：

新茶養就手親擎，小婢酣眠未忍驚；記否去年扶病夜，淚痕和藥可憐生！  
風致灑然。

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  
兵所以衛民，於此土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

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來愁殺人。况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貧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羹，析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威嘗見輕。無功害尚小，有功憂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榛。賊如梳，兵如篦，獬狷來，更如劊，保寧賊未除，霸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

讀之令人扼腕撫膺。

十二月望日行抵摩梨山，古寺黃梅，歲云暮矣。翌晨遇智周禪師於竈下，相對無言，但笑耳。師與余同受海雲大戒，工近體，俱幽憶怨斷之音。寺壁有迦留陀夷尊者畫相，是章侯真跡。

張娟娟偶於席上書絕句云：

縱摩居士太昌狂，天女何來散妙香；自笑禪心如枯木，花枝相伴也無妨。

媚娟語余：『是敬安和尚作。』余曰：『和尚一時興致之語，非學吞針羅什，』敬安和尚即寄禪，有八指頭陀集。

黃仲則『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是想少情多人語。

秦西學子曰：『西人以智性識物，東人以感情悟物。』

山寺中北風甚烈，讀放翁集，淚痕滿紙，令人心惻。最愛其：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十一月十七日病臥祇垣精舍，仁山老檀越為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為？』「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

」一語，特為今之名士痛下針砭耳。

蘇格蘭特君為余言：『歐人有禮儀之接吻 (Conventional Kiss)，有情愛之接吻

(Erotic Kiss)。』

舊約全書，在紀元前四百五十八年及四百五十年間伊薩羅氏所輯，千四百八十八年意大利始刊行希布羅經典全集。

瑪哈默德本麥加產，少時家貧，備於藝婦開海育家。開氏敬其爲人正直無私，遂嫁之，因而得廣交游，至埃及，敘利亞等地；受猶太，基督兩教感化。歸而隱居山中，住心觀淨，至四十歲始下山，自立一教，曰「于思蘭」「于思蘭」者，此云「隨順。」倡宇宙一神論，著可蘭經典。

春序將謝，綢雨廉纖，展讀業輪集：『What is wealth, as it to me, may pass in an hour,』卽少陵『富貴於我如浮雲』句也。『Comprehended for, without transformed to, Men become wolves on any slight occasion,』卽靖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句也。『Asthose who dote on odors pluck the flowers, and place them on their breast, but Place to die.』卽李嘉祐『花間昔日黃鸝啼，妾向青樓已生怨，花落黃鸝不復來，妾老君心亦應變』句也。未二截詞直怨深，十方思感。

金堡泥髮後，住吾粵丹靈寺，著有偏行室集，臨清譚等。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寺窻傍，見手鈔謄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攜去。猶記其貽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

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駕水爭持牛耳時。哭盡

冬青徒有淚，歌殘疑與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

讀此當日名賢。可知也已。

朱舜水墓，在日本茨城縣久慈郡瑞龍山上。舜水沒數年，有張素香慕舜水高義，追蹤而至，爲文以祭之。斐字非文，著有莽蒼園文集。水藩粹以行世，後太炎重爲排比，始得流轉中土。今日人已將舜水全集刊行，所謂飲水思源者也。憶舜水五古一首云。

九州如瓦解，忠信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  
明，單身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革，西望獨吞聲。

其當日眷懷君國之志，鬱而不申，可哀也已。

日人稱人曰「某様」，猶「某君」也。此音本西藏語，日人不知也。

相傳達磨至震旦，初入南海。有士人捧四書進。達磨不識華文，但以鼻嗅之，旋曰：

「亦誠善哉，直是非而已。」

余嘗託晦閉情如如居士刊石印一方，文曰：「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燕君謂我結習未忘。燕君者，通州沈一梅，方正之士也，肄業美國惠斯康新大學。

海園，湖南曹氏子，天賦誇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

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涵翠薄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譜

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而已。

日本「尺八」狀類中土洞簫，聞傳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陰深淒惻。余春雨絕

句云：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趙百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百先為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為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百先豪於飲，余亦雄於食。既醉，則按劍高歌於風吹細柳之下，談相與馳騁於龍斷虎踞之間，至樂也。別後作畫，情劉三為題定菴絕句贈之曰：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梵語「比多」云父，「莽多」云母，「婆羅多」云兄弟，「先帝羅」云石女，「未陀」云蒲桃酒，「摩利迦」云次第花，以及東印度人呼水曰「鬱特」，與英諺利音義並同之語甚多。拉丁出自希臘，希臘源於「散斯克烈多」(Sanskrit)，非虛語也。

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書文姬圖寄之。病禪為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其一云：

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喜汝玉關深入，將安圖此胡兒。

其二云：

東瀛吹簫乞者，笠子壓到眉稍；記得鷓鴣鳴咽，忽忽三日魂銷。

其三云：

支那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和尙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

又貽余絕句云：

早藏就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首投荒第二人。

時余有印度之行也。

莫吉利語與華言音義並同者甚衆。康奈爾大學教授某君欲彙而成書，余亦記得數言以獻，如：「費」曰「Fee」，「訴」曰「Sue」，「拖」曰「Tow」，「理性」曰「Reason」，「路」曰「Road」，「時辰」曰「Season」，「絲」曰「Silk」，「爸爸」曰「Papa」，「爹爹」曰「Daddy」，「媽媽」曰「Mamma」，「簿」曰「Book」，「香」曰「Scent」，「鷓」曰「Sant」，「君」曰「King」，「蜜」曰「Mead」，「麥」曰「Malt」，「芒果」曰「Mango」，「鷓」曰「Wue」，「先時」曰「Since」，「皮」曰「Peel」，「鹿」曰「Boe」，「誇」曰「Lueck」，「諾」曰「Nod」，「禮」曰「Rite」，「賂」曰「Day」，而外，雞鳴犬吠，均屬諧聲，無喻。

『憲崖山行云：

三宮銜壁圖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開關海道續瑩光，力戰崖山猶一決。余恆誦之。曩作崖山奇石壁圖，太炎爲錄陳元孝詩曰：

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

風人之旨，令人黯然，

崇貞末年，流寇信急，上日夜憂勤。一夕，遣內臣易服出禁，探聽民間消息。遇一測字者，因舉一「友」字詢之。測字者問：「何事？」曰：「國事。」測字者曰：「不佳，反賊早出頭矣。」急改口曰：「非此「友」字，乃「有」字。」曰：「更不佳，大明已去其半矣。」又改口曰：「非也，申酉之「酉」耳。」曰：「愈不佳，天子爲至尊，至尊已斬頭截脚矣。」內臣咋舌而還。

曩竊秣陵，李道人爲余書泥金扇面曰：「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羅蜜。」」佛言，「般若波羅蜜。」」二十四字。並引齊經生及唐人書經事。余許道人一畫，於今十載，尙未報命，以余畫本無成法故耳。

草堂寺維那一日叩余曰：「披剃以來，奚爲多憂生之歎耶？」曰：「雖今出家，以情



求道，是以愛耳。

Spenserian Verse。譯名韻短章。古代希臘，拉丁詩家優爲之，亦猶梵籍發後凡之韻也。

偈卽梵音伽陀，又云偈陀，唐言頌，譯云孤起。妙玄云：「不重頌名孤起，亦曰韻頌。」姚秦鳩摩羅什有贈沙門法和十偈，唐人多效之。

阿耨鞞鞞婆，或鞞盧迦波，天竺但數字字滿三十二卽爲一偈，號阿耨鞞，觀婆偈。蘊默南者，此云集旆頌，謂以少言撰集多義，施他誦持。

樓子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於酒樓下整纜帶次，聞樓上某校書唱曲云：「汝旣無情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余至中印度時，僧二三法侶居芒福山寺。山中多果樹，余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枝啖之，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惟是六日方一便，便時極苦，後得痢疾。方知去道尙遠，幾緣未至耳。

緬人惡俗極多，有種族號曰浸，居於僻野之山麓。凡遇其父母年歲老者，築臺一座甚高，恭請老人登其上，而社中幼壯男女相率而歌舞于臺下，老人從臺上和之；至老人樂極生狂，忘其在臺上歌舞，跌下身死，則以火焚葬之。謂老人得天神之召，爲莫大之

榮幸云。

桐城方氏維儀年十七寡居，教其姪以智，儼如人師，君子尚其志。然其五律一章

云：

一孤幼歸寧養，雙親喪老年；衰容如斷柳，薄命似浮煙。詩調凄霜鬢，琴心咽凍

天。蕭蕭居舊館，錯記是從前。想見其遭時多難也。

佛國記耶婆隄，卽今爪哇。萬歷時華人至爪哇通商者已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而今日華僑人口已達八十餘萬，自生自滅，竟不識祖國在何方向。

未里洞有人造石山高數十丈，千餘年物矣。其中千竅萬洞，洞有石佛。紆迴曲折，層出無窮。細瞻所刻石像，較靈隱飛來峯猶爲精美。詢之土人，云此石山係華人所造。

日曬水城爲南洲奇跡，亦中土人所建，黃子肅芳約余往游，以病未果也。

土人稱荷蘭人曰「敦」，猶言主也。華人亦忘效呼之，且習土人劣俗。華人士生者曰「嘩嘩」，來自中土者曰「新客」。

梭羅爲首都，其會居焉。會出必以夜，喜以生花綴其身，畫眉傅粉，侍從甚盛，復有弓箭手。會子性揮霍，嗜博飲，妻妾以數十，喜策肥馬出行，傅粉塗脂，峨峨雲鬢，狀若好女焉。會之嬪妾，皆席地臥起，得幸而有孕者，始得賜以牀褥。宮人每日給俸者

干，使自操井臼。宮中見會，無論男女，皆裸上體，匍匐而前。會每一語畢，受命者必合掌禮拜，遇時亦蛇行也。

余巡遊南洲諸島，忽忽二歲，所聞皆非所願聞之事，所見皆非所願見之人。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太炎以素書兼其新作秋夜一章見寄，謂居士深於憂患；及余歸至上海，居士方持節臨邊，意殊自得矣。

塞奧堡植物園，其宏富爲環球第一。有書藏，藏書二十餘萬，均是西籍。余以大乘起信論寄之。

自己移入版出石叻，途次多惡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

四載離襟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遣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曉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

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靜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

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索裏吾多賴，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行淺說蓬萊。

居士有象霞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印度氣候本分三季：熱季，雨季，涼季，昔者文人好事，更分二閱月爲一季，藏其六季：曰「伐散多」爲春季，曰「佐離斯磨」爲夏季，曰「縛舍」爲雨季，曰「薩羅陀」爲秋季，曰「訶伊漫多」爲冬季，曰「嘶嘶邁」爲露季。

印度 *Mathapata*, *Ramayana* 兩篇，閃麗淵雅，爲長篇敘事詩，歐洲治文學者視爲鴻寶，猶 *Iliad*, *Odyssey* 二篇之於希臘也。此土向無譯述，唯華嚴疏鈔中有云：婆羅多書，羅摩延書，是其名稱。二詩于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土哆君所譯最當。英儒馬格新牟勒 (Max Müller) 序而行之，有見虎一文之咏。

迦梨達舍 (Kalidasa)，梵士詩聖也，英吉利騷擅推之爲「天竺沙士比爾」。讀其劇曲沙君達羅 (Sakuntala) 可以規其流露矣。

沙君羅達，英文譯本有二，一 William Jones 譯，一 Monier Monie-Williams 譯，猶起有論有梁唐二譯也。

摩訶婆羅多，羅摩延二篇，成於吾國商時，篇中已有支那國號，近人妄謂支那爲秦字轉音，豈其然乎！

印度古代詩人好以蓮花喻所歡，猶蘇格蘭詩人之 Red Red Rose。余譯爲顛顛赤薔薇五古一首，載潮音集。

波斯昔時才子盛以薔薇代意中人云。

「涉江采芙蓉，」「芙蓉」當譯 Lotus，或曰 Water-lily，非也。英人每譯作 Hibiscus，或木芙蓉矣。木芙蓉梵音「鉢磨波帝，」日中王夫人取此花爲小名。

中土蓮花僅紅白二色，產印度者，金黃藍紫諸色俱備；唯粉白者晝開夜合，花瓣可餐。諸花較中土產大數倍，有異香，經云「芬陀利花」是已。

梵語，人間紅蓮花之上者曰「波曇。」

其梵王古代詩人恆言：「手熱證癡情中滿。」沙士比亦有句云：「Give me your han

d, This hand is moist my lady-hot, hot, and moist.」見 *Orchello, Act. III, Scene 4.*

。伽摩 (Kama) 者，印度情愛尊天，貌極端美，額上有金書，字跡不可辨。手持弓

以蕉幹爲之，蜜蜂聯比而成弦。又持五矢，矢尖飾以同心花，謂得從五覺貫入心坎。

櫻間繫囊，用麻布製之，實以淺零香屑。其旂畫海妖狀，相傳尊天曾鎮制海妖云。余

隨婆羅門天德行次摩俱羅山，于散陀那古廟得瞻禮一通。散陀那者，譯言流花。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蹟猶存。新城王士禛有詩云：

「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

二十八字，可稱弔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當年風景，亦禍蒼生之尤者

耳。(一九一三年)

### 嶺海幽光錄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已；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即鈔錄。古德幽光，寧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齷齪，猖獗嗷嗷。長孀姪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潄潄墮淚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滋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從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尚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法當誅死，會得減，充戍瀋陽。痛家而哦，或歌或哭，爲詩數千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而生焉。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渙灑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驟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琰，從子子見，子克以戰敗，寡姊以

城陷，妹以救母，驪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即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

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忽爲兒女悲。

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

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遷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崖門諸忠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對髮，即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身尊病後哀歌短，蒙自亡來骨肉輕。」

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尚重園。

又曰：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

又曰：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有聲。

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淚，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艸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寢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母逝，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容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彼綃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棗兮。彼衣者綃兮，火之不能蒸，羣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魄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魄與之而西飛兮。」



噫嘻烈心，不能言之而誰之知兮！

增城湛翼卿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孀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况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濕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遊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

嗚呼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廣州有請乩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殺。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因礙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

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顛，腦血可以澆吾夫；織織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臺敵，丈夫何必是荆軻，死爲鬼雄隨所擊。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弔之，有曰：  
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

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

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沈者。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

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相衣中，整刀外向，喪服哭泣視合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灑滿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

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悔；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

玉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酈湛若弔之，有曰：

鹽樓未散香烟夢，波髮猶存石鼓歌；雁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聞賊破京師，家玉抵死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辨。賊

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處不得脫，乃僞爲文學賊，乘間南走金陵。會乘國者方借周鐘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鐘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創籍。居錄壻，與總兵鄭鴻道，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玉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奉永勝伯鄭彩軍駐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詹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衆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聞上玩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錫於廣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修養卮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卽家召之。家玉衣寇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爲庶吉士者也。歸報修養玉，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賈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其師林浚復贊其起兵。會舊黨到濱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塵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降紳李覺斯等家以儒士。騰機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

至，大戰於萬家租，遂陷其堯，家玉走到惜。清總兵李成棟攻到惜三日，破而屠之，家玉謝母陳氏，母黎氏，妹寶石，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盡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皋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而四百三十二峯；先難謂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蹤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餘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陶，得桃金之，陳毅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並克連平長寧兩城，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遷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雙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倚崇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方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益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城烈，」

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地，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固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令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爲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蹤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諡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磨錦衣衾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游，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討，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澹，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水側云。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要政二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故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梧，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昇玉西向坐，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卽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慰蘇觀生，召之入輔。迨

邦彥東歸，同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懋達并力，勿謂中自關，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構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岳敗；再戰大同嶼，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據高明山中。未幾，清總兵李斌破廣州，唐王弟聿錡、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次萬年募兵於粵，得徐維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蘇總督朱治憤使監軍鄧研聰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聰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梧，俱克之，走朱治憫，殺王魁楚，前驅至平樂府。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修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於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圍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張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成功於彼也。」張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即前鶴慶守馬義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

修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並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雲子也。」修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屋一，舉人杜瓚，以兵攻肇慶，始殺之。杜瓚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圍廣州，玉陳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小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渦禺珠洲，勢甚盛。邦彥小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成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遠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白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墨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皆無救者。隳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

氏圖。李學熙已自縊室中。邦彥裝拜畢，家筆題其壁曰：

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給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攬；千秋而下

，鑒此孤貞。

遂被執，總督修養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據牘賦詩，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

大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

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暨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既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筆查，以勇決聞。及高傑封與平伯，成棟掛鏡徐將軍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黃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修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遠諸王，俱殺之，蘇觀生伯給，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遺穆將楊大甫，張月取高廉雷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義師競起，會城被圍，修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



始鑿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澤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修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總督節制，自恃功高，恥爲之下。王德仁圍贛州急，修養甲趨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議於三層樓，旣定，語修養甲曰：「今出城樓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修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對成棟爲靈國公，晉修養甲爲尙書襄平伯。修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綉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馮吉翔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稟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翔；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並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堂臺網；於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登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奪主權，別流品，斥佞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



臺之水，帶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率圍至肇慶。陳邦傳等師潰，俱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若臣夜走，陳邦傳兵遂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譁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恆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取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土賊王勝等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疑？」又令倖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職人耳，今當通候，司禁旅，狼狽被擒，討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係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子自衛。子毋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字萬歷，已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中，魏瓊執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瓊罪，廷杖譴戍。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新江鄉試錄，舉動，舉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子壯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尙書，復忤時伯馬士英，罷歸。江南破，君

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於閩，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賀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爲敵；蚌鹬即無死，誰爲之漁人？」議遂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閩，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櫛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聿捷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七兵出廣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楨，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鄉，與陳邦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暉，及子壯堵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諜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已破陳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暨敗之，子壯奔還九江鄉。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實遠俱被執。總督修養甲寅於衡，厚事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寤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絳袴，昇之遊城內外遍，更築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

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謚文忠；子上圖，廕錦衣衛指揮使。

明亡，屈大鈞遜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並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頰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蓬，感而作頰。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而故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頰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頰，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頰者何居。蓋亦頰張子之禿也云爾。」頰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獨何髮？非半何禿？生而乃禿，遺體非禿。行父談禿？巨君護禿？毀傷之髮，我今復擗，剃膚之痛，人皆患之。禿子之禿，不見刀鏹，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楯。石亦有髮，昔亦有衣，何子何禿何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應曰禿也，似沐膏脂。勝於坐禪，自屑生皮，所少屣履，獲此禿禿。受之父母，未堪與時感表。」

庚寅冬，廣州城破，天津街有婦，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  
先引繩出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

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蒂。

孫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清兵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孫娘從容語曰：

「女雛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孫娘婉眉歌，有云：

丈夫鬢髯婉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

又云：

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筆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

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既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清兵競射之，乃

沒。屈翁山弔之云：

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桂人一赫怒，波濤爲羨

溢。誰箭離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姊，魂烈知無匹。（一九〇八年）

### ▲女傑郭耳縵

蘇曼殊全集 文鈔

女傑與無政府黨

噫！噫！噫！北美合衆國大總統麥堅尼，於西歷一千九百〇一年九月十四日，被高士刺斃於紐青博覽會。捕獲之後，受裁判。衆高士聲言：「行刺之由，適屬無政府黨。鍾魁郭耳縵女傑之演說有所感憤，決意殺大統領者也。」

當局者下捕郭耳縵女傑之令，追尋四日，竟由無政府黨員西腦李斯之住宅就縛。

女傑之素行

郭耳縵年三十二，生於俄京聖彼得堡。當十六年前，姊妹偕至美國，定居於洛旗斯達。身在中流社會，常寄同情於不幸之貧民；被種種不正裁判事件所驅，竟投身於無政府黨，以鼓吹該黨之主義爲生涯。

女傑與衆高士之關係

郭耳縵與衆高士無深交，彼此僅面會一次，親與談話，亦不過片刻之間耳。五月中旬，郭耳縵在庫黎烏蘭市開演講會二次，時衆高士臨會，聽其議論雄心勃勃，謀殺大總統之機已動於此。政府指女傑爲暗殺之教唆者，非偶然也。

郭耳縵之氣概

郭耳縵曰：「無政府黨員，非必須曠使衆高士加兇行於大統領也，大統領何人？自

無政府黨之視之，不過一最無學無用之長物已耳！有何所尊崇？然則無政府黨亦何爲而必加刀於此無用之長物也耶？當世之人，於大統領之被殺也，亦非常驚擾，此誠妾所不解者，妾無政府黨員也，社會學者也。無政府黨之主義，在破壞社會現在之惡組織，在教育作人，斷非持用暴力之主義者。妾之對於該犯人之所爲，毫不負其責任，因該犯人在自己之見解而加害於大統領。若直以妾爲其教唆者，則未免過當也。該犯入久苦困境，深惡資本家之壓抑貧民；失望之極，又大受刺激，由萬種悲憤中，大發其拯救同胞之志願者耳。

#### 獄中之女傑

斯時也，女傑拘留獄中，意氣軒昂，毫無挫折。遙見鐵窗之外，哀弔大統領之半廢，雖然高豎於街頭，女傑冷然嘆曰：「大統領死，是奚足怪？人皆有必死之運命，王侯貴族勞動者，何所區別耶？麥堅尼之死也！市民皆爲之惜，爲之悲。何爲乎？特以其爲大統領故，而追悼之耶？吾寧深悼夫市井間可憐勞動者之死也！」其卓見如此。女傑後卒放免，而棄高士遂定罪。

#### 英皇之警戒

英皇愛德威爾七世，因此深爲之懼，日夜孜孜，嚴加警戒；常使數名微服警官，密護身邊，如秦始皇也者。噫！皇帝，誠可憐矣！



各國無政府黨之應響

是時各國之無政府黨人，雲起響應；如某寶玉商與法人富塞倫氏論南非州之慘狀，而歸咎於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寶玉商遂囑富氏刺殺張伯倫，而富氏不允諾；寶玉商怒甚，卽在街上執起鐵棒，將富氏擊斃，此寶玉商罔有名之社會黨員也，同日又有加拿大警電，云英國皇太子巡遊殖民地之時，有無政府黨員，抱暗殺之目的，同到市中。後帝哀知之，嚴爲防護，適免。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一日，奧匈國皇后以利沙伯託，正徒步遊覽於瑞西國更富市間，忽被二十五歲之工人所誅；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路易基爾素之所爲乎？又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九日，意帝夫毋倍爾德一世，由羅馬市郊外蒙薩村之歸途，殞於兇人之手；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布列西之所爲乎？又千九百〇一年三月六日，德皇威廉第二世，赴布內門市之火車站，途中遇一工人，持鐵片襲來，帝適負傷。又千九百〇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比利時今皇雷阿活爾第二世，嘗受短銃彈丸，幸負微傷；是非無政府黨員意大利人夫爾諾之所爲乎？繼此風雲，尙不知其何所極也！（一九〇三年）

嗚呼廣東人

無其德而血淵豨，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

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我想這般說，我廣東人何其這樣該死；豈我廣東人，生來就是這般亡國之種麼？我認中國二十一行省，風氣開得最早者，莫如我廣東。何也？我廣東濱南海，交通最利便，中外通商以來，我廣東人於商業上，是最發達。洋雜處，把幾分國粹的性質，洶溶下來；所以大大地博了一個開通的名氣。這個名氣，還是我廣東的福呢？還是我廣東的禍呢？唉！據我看來，一定是我廣東絕大的禍根了。何也？開通二字，是要曉得祖國的危亡，外力的危迫；我們必要看外國內國的情勢，外種內種逼處的情形，然後認定我的位置。無論其手段如何，根本二字，萬萬是逃不過，斷沒有無根本的樹子，可以發生枝葉的。依這講來，印在我廣人身上，又是個甚麼樣兒？我看我廣東人開通的方門，到也很多。從維新的志士起算，算到西崽洋奴，我廣東人夠得上講開通二字者，少講些約有人數三分之一；各省的程度，實在比較不來。然而我廣東開通的人，須有這樣兒多，其實說並沒有一個人，也不爲過。何也？我廣東人有天然媚外的性靈，看見了洋人，就是父爺天祖，也沒有這樣巴結。所以我廣東的西崽洋奴，獨甲他省。我講一件故事，給諸位聽聽：香港英人，曾經倡立維多利亞紀念碑，並募植兩非洲橄欖之死者二事，而我廣東人相率捐款，皆數十萬，比英人自捐的還多數倍；若是遇了別種的甚麼事，他便如飛火視越人的肥瘠，毫不關心。所以這樣人兒，已經不是我廣東

了！咳！那曉得更奇呢！我們看他不像是廣東人；他偏不願做廣東人。把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棄用，去搖尾乞憐，當那大英大法等國的奴隸，並且仗着自己是大英大法等國奴隸來，欺虐自己祖國神聖的子孫。你看這種人於廣東有禍？於廣東有禍？我今有一言正告我廣東人曰：一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我廣東不亡則已，一亡必先我廣東。一

於今開通的人講自由，自思想言論自由，以至通商自由，信教自由，都從沒有人講過入籍自由；因為這國籍是不可紊亂的。你們把自己的祖宗不要，以別人之祖宗為祖宗。你看這種人還講甚麼同胞？講甚麼愛國？既為張氏的子孫，便可為李氏的子孫。倘我中國都像我廣東，我想地球面皮上，容不着許多慣門歸化的大。嗚呼我廣東！嗚呼我廣東！這是我廣東開通的好結果！這是我廣東人開通的好結果！

我久居日本，每聞我廣東人入日本籍者，年多一年。且日本收歸化順民，須富商積有資財者，方准其入歸化籍；故而廣東人，旅居橫濱，神戶，長崎，大阪等處，以商起家者，皆入日本籍，以求其保護，而誑騙欺虐吾同胞。東洋如此，西洋更可想見，嗚呼！各國以商而亡人國，我國以商而先亡己國！你看我中國尚可為嗎？你看我廣東人的罪

尙可追嗎？吾思及此，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一九〇三年）

### ▲海哥美爾氏名畫贊

此勞動者同盟罷工時室人憔悴幼子啼饑之狀也。英國海哥美爾氏，悲感貧人，而作是圖。企圖者感憤無已，豈獨畫翁之畫云爾哉！曼殊。（一九〇七年）

### ▲譯伊。斯美索爾遺像贊

今日丙午秋，余歸至滬濱。寒風蕭瑟落葉打肩，獨存故紙堆中，得英人遺像手繪畫伊蘇美索爾像，英姿活現，想見婆心；慕戀之誠，其何能已。傍繫辭曰：「Louise Michel, was really a Kindhearted woman, who only dreamed of bettering humanity, personally she would not have killed a fly」美氏生奉事業，已見天義第二卷。嗟嗟！極目塵寰，四生慘苦，誰能發起作大船師如美氏者耶？友人壽云：「衆生一日不成佛，我夢中曾有淚痕。」曼殊譯。（一九〇七年）

### ▲輪迦王妻彭佛誕生處碑譯文

蘇曼殊全集 文鈔

天愛善見王陛下踐位二十一歲，巡禮斯壇，以其為世尊釋迦佛所降生，陛下既造石  
窟，鑿建石柱，因是大聖誕生之地，諸龍毗耶耶，漸免戶稅，王與有慈惠焉。震旦慧龍寺沙  
門曼殊譯。

做告十方佛弟子啓

自佛垂教垂法，訖今千八百餘年。由漢至唐，風流鶴慶。南宋以降，轉益衰微。  
今日乃有曼殊招提建學堂之事。竊聞海內白衣長者，皆借儒學，略存教大，以助世  
事，事垂勸懲。然猶有未達者。法門敗壞，不在外緣而在內因。今茲戒律清嚴，禪觀堅  
定者，誠有其人。而皆俯處茅菴，不遑惜次。自餘蘭若，惟有金山高旻寶華歸元，人無  
異議。或他處上，幸與城市相遠。一近俗居，染汗便起。或煮粥居茶肆，拈賭骨牌，聚  
觀優戲，餉酒揮邑。碎難小寺，時聞其風。蓬林翰龜，雖已多弛緩。宏獎森摩，誰  
而惟終日安居，不聞說法講經，而務為人禮懺。鬪學正法，則專討資財。（此弊廣東最  
甚。其餘雖少，亦不求行證，惟取長於世法而已。）爭取縷衣，則橫生矛戟。馳情於供  
養，優游於利養。為人輕賤，亦已宜矣。復有趨逐炎涼，情鍾勢耀。龍云護法須賴人王  
。相佞染心，實為利己。既任住持正教，而適為人鄙夷。此之殃咎，實由自取。詳夫禮

機之法，雖起佛門，要為廣說佛語八正道等，令自開悟。豈須廣建壇場，聚徒誦誦？昔  
 迦王處安息園，自然滅後當墮地獄。馬鳴菩薩，以大地聖僧，為之禮懺，但微罪障  
 微薄，尚墮羅身。豈况夫遠來具，四禪獨闕，唐持梵唄，何補秋毫？此方諸公，智著難  
 作懺。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若在凡僧，何益之有？雲樓廣作懺法，延至  
 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儀法。而今亦相率崇效  
 非直深戒者乎！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為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餘萬，死入地獄  
 至秦武帝時，致葬於帝，乞所以救拔之方。帝覺，求諸諸公。公曰：大限大滿，中有水  
 陸佛交一卷，若得之，如法行持，可以濟拔。於是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七晝夜，  
 凡一切善法所應行者悉行之，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善佛在世時，為濟  
 施生，以法教化衆生。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  
 化一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流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  
 震旦。唐末以後，漸入澆漓。取為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  
 能度人？憐如從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  
 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  
 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阿責非誨。不

坐鐵床飲洋銅者，無有是處。付法藏者，本以僧衆宏多，須入網紀。在昔雙林示滅，迦葉猶在葉波，過七日已，乃聞音耗。自念如來曾以袈裟衲衣施我，聖利滿足，與佛無異，當護正法。（善見律毗婆沙第一）此豈明有付法之文？正以耆年有德，衆望所歸故也。此土天台一宗，自謂直接龍樹。而授受相隔，事異親依。禪宗雖有傳燈，然自六祖滅後，已無轉付衣鉢之事。若計內證，則得法者或如竹林竿蔗，豈必局在一人？若計俗情，則衣鉢所留，爭端即起，懸絲示戒，著在禪書。然則法藏所歸，宜令學徒公選。必若聞修有關，未妨兼請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與閭運事，以所選必深於世法者故。）何取密示傳承，致生謬訟，營求嗣法，不謹謗嫌？若爾者，與俗士應舉求官何異？而得稱爲上人哉？王者護法之事，雖起古初。印度四姓有分，婆羅門夙爲貴種，主持宗教，尊過王家，刹利種人，宜多憤嫉，佛以淨飯王子，爲天久師。帝王歸命，本以同氣相求，自然翕合。卽實能言，爲仁由己，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豈待王者歸依，方能弘法？此土傳法之初，誠資世主。終由士民崇信，方得流行。唐時雖重羽流，而聖賢之尊，本歸老子。三武雖嘗滅法，而弈世之後，事得再興。吾宗苟有龍象，彼帝王焉能爲損益哉？頃者日本僧徒，咸指板垣遇助，（日本勳臣，創議廢佛法者）以爲佛敵。其實百萬羶羊，娶妻食肉深著世法，墮廢律儀。縱無板垣，彼僧自當爲人輕蔑。不自克責，於人何

尤？吾士諸德，猶有戒香。不務勇猛精進，以弘正法。而欲攀援顯貴，籍爲屏牆，何其左矣？夫世尊制法，王賊並釋。周武帝初年信佛，道安說法，令帝席聽之，及設食會餐，帝自辭曰：「法師不宜與賊臣同席，卽勅將去。」（見宣律師續高僧傳）此則王賊同言，末世猶知其義，至於沙門拜俗，禮所宜絕。遠公已來，持之久矣。宋世始有釋臣之法，清代遂隆拜帝之儀。斯皆僧衆自汙，非他能強。及至今日，宰官當前，跪拜惟謹；檀施在目，歸命爲依。乃至刊同戒錄者，有戒元戒魁等名。依附俗科，尤可鄙笑。夫儒俗逸民，身有不臣天子。白蓮邪教，且能睥睨貴游。何意聖教衰微，反出二流之下？近世基督教救世軍有布新者，自稱法將，隨俗利人，雖小善未圓，而衆望斯集。一謁英皇，遂招物議。以彼人天本教，猶費清淨自持。豈有無上正覺之宗，而可枉自卑屈？且法之興廢，視乎人材。枉法求存，唯存猶滅。仁者弘教，當視勢利如火坑矣。然則佛門戒範雖有多塗，今者對治之方，宜斷三專：一者禮懺，二者付法，三者趨炎。第二斷者，無販法者。第三斷者，無證訟者。第三斷者，無猥鄙名。能行斯義，庶我薄伽梵教，無派將來。若欲緝隆佛法，則有自利利他二門，要之悉以義解爲本。欲得義解，必持經論。今者縮枚藏經，現在日本。（全藏祇須一百七十餘元。）寺置一函，其費無幾。（今人多喜往柏林寺奏請龍藏，較其所費，三十倍於縮枚藏經。王家賜藏，無過塵世虛榮。



何益佛事？若欲精進證悟，求覓封閉，亦不可得。日本縮板印行已二十年，而購求者  
於少，固知其意在彼不在此也。思之真堪墜淚！金陵揚州，亦有流通印本。取攜既易  
，爲益弘多。念諸大德，固應許度及此。然以近世度僧，既太率易，有未知文字而具授  
菩薩戒者。（此不得以六祖藉口。）是故建立僧學，事爲至急。詳卽波陀耶之名，（譯  
義爲彌提師。）亦以混陁博士。西方或云烏社，此土遂有和土之名。（見南寄歸傳三。  
）是和土者，本以教授經論爲事。慈惠傳述那爛陀寺諸僧，以通經多寡爲高下。此則建  
學樓舍，以本爲學人講誦之區。書專求止觀者，冢間林下，亦得如此，卽不煩設寺矣。乃  
差保棲琳宮，坐資寺產，逸民無教，等於僮民。如成都昭覺寺僧，資財百萬，厚自營生  
，率爲宰官措收。此之執者，欲何爲耶。爾來東南寺宇，間設學堂，是凡徧及神州，以  
舍立寺之義。然助成其事者，多在士人。或乃隨逐時趨；不求實爲。向聞杭州僧學，乃  
教英文。夫沙門入校，趣於解經。欲解經者，卽須先習漢文所本。晉唐翻經諸師，多通  
老學。至今一切經音義，止觀輔行傳諸書，尙爲儒人所寶。經文典則，（遠過歐會王蘇  
之文。）非先窺儒書文義，未易深通。唐以前書，是宜觀覽。（宋以後書，除理學外，  
無庸涉獵。）卽如印度諸僧，必曉吠陀之學。俗人干祿，可以不識漢文。沙門解經，豈  
得昧於句義？如欲兼明異語，正可講及梵書。何須遽習英文，唐捐歲月。往者悉覺章義

略記音聲。非獨凡轉（八轉聲即八格，）十羅（十物雜聲即十時，）絕無解說。名稱物號字亦不一存。此迫待呪之資，無以了知文義。然則名身前身，必應窮了。念昔樊公未用以前案件諸師，譯語或多影略。是須明習梵文，校其正本。又大小乘經論，此方所未譯者，其籍猶多。據費長房宣律師所述菩提留支持來梵經，凡萬餘卷。真諦三藏所撰若盡譯出，可爲二萬餘卷。今計全藏所有，併省複重，視梵土總五分之一耳。今印度佛學雖微，猶有中土所未譯者。如能翻錄，顧不快耶？又况六師外道，此方所譯，惟廢論有十句義，數論有金七十論。自餘諸書，竟無完書。六師義諦閎深，遠在老莊之上。一遭編目，燬火失明。不讀六師之書，寧知佛教所以高遠？且波蘭尼仙所陳，乃爲字學。尼夜那宗所說，卽是因明。佛家既錄其長，豈容芒昧。前者優波尼沙陀書，羅甸尼書譯錄。顧王中王反闕斯篇，是亦宜爲甄述者矣。日本學梵文者，多就英郡，直由心去海乘，重歐洲而輕印度。若求證實，何如高蹈五天，徑從受學。縱其未暇，亦可禮致細師，來稍講授。（印度佛法雖微，而吠檀多教尙盛，其師皆明習梵文。今官立學校，爲數三四千金，以求歐洲教授，尙不能得其佳者。若印度梵師，專授聲明因明之術，求則得之。集合數寺，不憂無資延請也。）此與學習英文，孰緩孰急，斷可識矣。歐洲首學，習內典者亦所應知。然其于梵書，猶爲當後。能證慧學，又在德國諸師，無取英人

庸淺也。經此數事，今所急者，惟在漢文。次所急者，斯爲註語。後非急者，乃是歐  
西書。諸大德，以大雄無畏之心，倡堅實不浮之學。解經以後，以此自利，則止說易以  
警持。以此利他，則說法不遺塵負。佛日再暉，庶幾可望。又今兩土沙門，多游日本。  
日本諸師，亦欲於支那傳教。俗士無知，謂宜取則。詳東僧分明經教，實視漢士爲優。  
至於修習禪那，遠有不逮。置短取長，未妨互助。若其恣睢有情，喜濁不淨，家有難陀  
之天女，人嘗帝譯之鴿羹，既犯僧殘，卽難共處。而說者以爲時代不同，戒律卽難遵守  
。大乘佛教，事在恢弘。不應牽制律文，介然獨善。去歲有月霞禪師自金陵來，卽遇多  
人，勸其蓄內，禪師笑而置之。夫昆尼細節，豈特今古有殊，亦乃東西互異。四分十誦  
科條繁密，非專習戒律者，容有周疏。若彼大端，無容出入。佛制小乘食三淨肉，大  
乘則一切禁斷。至夫室家親呢，大小俱遮。若犯此者，卽與俗人不異。出家菩薩，隨機  
權化，他戒許開。獨於色欲有禁，當爲聲聞示儀範故。而云大乘恢弘，何其謬妄！且蔬  
食蜜餐，非難入咽，兼飲乳酪，何損衛生？陰陽交會，復非存生所急。習骨觀，其欲  
自淨。豈爲居必檜巢，食非火化，而云古今有異哉？必也情念熾然，亦可自署居士。何  
乃妄號比丘，破壞佛法？日餐血肉而說慈悲，不斷淫根而言清淨。螺狗行，無過此矣  
。况甚惡語利人，終無實用。徒有附會豪家，佞諛權勢。外取兼濟之名，內懷貪切之實

縱有小善，亦市估所能爲。何待縹緲，曲爲挹注？以此顯揚佛法，祇令門風墮地，比迹猖獗而已。然情欲奔馳，易如流瀑。波旬旣現，易引垢心。年少學人，血氣未定。摩登誘惑，誰能堅住？竊謂自今以後，宜定年過三十者，方許受具足戒，則魔說或當少止乎？某等聞重未周，方便尙闕。悲正法之將滅，懼邪見之墮人。陳此區區，無補毫末。亦謂應時使用，切要在茲。若十方大德，恕其狂愚，加以採錄。挽回末法，或在斯言。若其不爾，便恐智日永沈，佛光乍滅。雖有千百法琳，恆沙智實，亦無能爲役矣。佛滅度後三手三百八十四年，廣州比丘曼殊，杭州鄔波索迦末底同白。（一九〇八年）

### ▲告宰官白衣啓

在者戊戌之歲，僉王在朝，始言醫廟。事雖中格，在官者多因以爲利。其後奉詔，勅建諸刹，不得毀廢。自餘以僧尼薄行，籍沒寺產者，所在見告。亦有豪強武斷，末學譁時，託事營私，規爲己利。然非謬見焚人，何以得此？竊謂勅建以外，繫屬十方，爲衆生所公有，豈得抑勒歸官，恣意改作？僧徒作姦，自有刑憲，爰書論罪，事在一人。所往招提，本非彼僧私產，何當株連蔓引，罪及屣烏？必若全寺皆汗，宜令有司彌遠。所冀曠利，猶當別請往持。今則緣彼罪衍，利其土地。夫處分騰衷，但有籍其家資，未

權毀其官署。佛寺既非私有，比例可知。踐田奪牛，依何典法？竊窺諸君微意，蓋有先  
謂伏齋者，今以三科分辯；第一謂宗教當廢者，經紀人倫，須憑常識。禪修梵行，無益  
生混。此自法家恆語，不勞撥論。然則景教流行，已徧方域。禪祠上帝，廣說生天。理  
蘊總常區，豈爲務民之談？若云摩西十誡，厚俗之方。佛家亦有五戒四無量等，備及蒸黎  
德。其風教。此則塵垢秕糠，陶鑄鑿鑿，豈專冥心物外，高語無生而已！若謂禁遮西偶  
，沐道齋寢，宜知羅橋教宗，神父亦無妻室。佛制四禁，居士並於比丘。斯則去髮染衣  
，例同神父，隨俗雅化，如彼信徒。一則就範所存，一則隨機利見。自朱士行出家而後  
，詎今千六百有年，未聞震旦齊民，戶口有減。良以情欲奔流，利如馳電，正憂於恣，何  
事權善澤之故，無習齋怒谷之言，徒虛妄符。誠使宗教當除，何以羸馬路得之宗，反應保護  
。蓋善宇文氏勸僧返俗，而黃巾羽士，例亦同遮。今若廢滅沙門，亦應撥除景教。若謂條  
約所垂，未得自在。斯乃茹荼吐剛，長國家者豈應若爾？旣難俱滅，便谷兩存。其在統  
一治之理，固屬保護之通，是以君子有察姪之道也。又且典祀所存，尙多失正。文昌淫昏  
之鬼，享以牲牢；永叔交通之徒，尊之兩廡。王民噤口，無開異言。而於清淨靈宗，反  
施攻擊，斯可謂倒植者矣。第二謂僧無舉行者。今之僧衆，半起自徒。名字未知，何論  
經教？亦有顯違戒律，趨逐塵勞，斯實可爲悲憤。然則建設學林，智慧自長。維持儒宗

汗點斯除。但當處理有方，何得悉從廢棄？且厚責他人，先宜自省。夫法律爲官司所應習，文學乃士夫所當知。方今長史，簿書期會，尙待幕僚，問以科條，才不知一。清丈規了，而云難於測天；戶口易知，而云繁於數典。其有捐納起家者，門下婢媵，錯雜其間。訴訟在前，且難卒讀。條教自下，猶不周知。而以不通經史，責備僧徒，能無媿乎？儒書四部，既有典常，今昔漢宋學人，零落殆盡。墨經莊論，句義尙疏。淨奢蘇軾之論鋒，猶疑踰隔之通考。外頭內柱，自謂通材，猶不可數數得也。上及翰苑，問學尤粗。高者侈詭譎之奢，上者誇浮華之作。往者次風伯元諸子，學非絕人，今且不可得一。乃至新學諸生，益爲所受。國粹已失，外學未通。偶涉波濤，便譚法政。不分五穀，遽說農商。及其含毫作奏，文句不類，侏離難斷。失萬方學者，未有不達邦文。此士高材，宛爾賦於旬度。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然則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九流一概，何獨沙門？必其以少見珍，則白衣固有孫仲容王千秋矣。更復引其同例，期沙門亦有諦閉空廬矣，若夫居賢善俗，方內常經。而今世官邪，腐敗如彼，草茅志士，亦鮮清流。游之圃未有不汙其聲色；事一主未有不吮其癰痔；與一事未有不肥其囊橐；用一人未有不視其苞苴。奸紀點身，猶視沙門爲甚。昔三武廢僧，其臣皆文章經國。諸君自視，清風頓盡，能望善浩蕩威李德裕否？正使三武復生，恐廢黜者不在佛教也。第三謂佛

法無用者。寂滅無生，本非世語；高談管理，語不經邦。斯亦當人所恨，無足爭怪。且論今日空談之學，可一切廢絕耶？哲學造端，遠起希臘。雖亦間及政治，而多落漠難知。逮及近世，德國諸師，張皇幽渺。惟理惟心之論，夫我意志之談。利用厚生，何補毫末？其言論理，義復幽玄。切近可行，猶遜佛教。然且立之國學，以授生徒。何故佛言，偏應廢棄？又加天文一科，用在華歷。其間究明經緯，徒與雜望相核，測土運航，或資其利。至於今日，轉益求精，翻成無用。問恆星世界之有無，計地球觸慧之遲速，非直達於民事，亦且言之無徵。生理生物諸學，斯與民生攸方，皆是相輔。更探元始，乃反無依。講生理之單位，驗緩類之化人。足助多知，豈關民業。然皆學士所明，講求無替。以其言之，跼足黃泉，足用便矣。凡講學術，其精則用益微，豈獨佛法云爾？又復謠歌小說音樂繪畫之流，突不可衣，雖不可食，固不可以應敵，入不可以理民。而皆流行至今，不聞議廢。優人作劇，蕩殺民財。小說時織，助發淫事。是之不禁，而以美術相矜。獨此瞿曇聖教，便以無用語之，高下在心，偏頗無藝，亦可知矣。若云人生須臾，百然所集。惟茲美術，足以解憂。樂聲振起幽情，蕩滌煩慮，故有舉無廢者。斯則佛法破愁，其功倍蓰。伏除煩惱，豈美術之可倫？夫音樂墮心，離則念苦。淫文導欲，滋益纏綿。佛法斷割貪癡，流溢慈惠。求樂則彼誓而此永，德業則此有而彼無。孰應舉廢

，事易知也。又云印度衰亡，咎由佛教。夫國無政治，理不永存。縱令佛法不興，何與存亡之數？又自戒日以前，（戒日王卽唐書所謂尸羅逸多。）印度亦能自保。後遭分裂，乃在佛法廢絕之年。歷史具存，豈得隨意顛倒？神州國政，豈得楚方。佛法得存，正可厲民善俗，何有亡滅之憂？若謂慈悲垂教，乃令精伐不揚，是亦宜徵前史。隋唐隆法之時，國威方盛。宋明輕佛之世，兵力轉衰。至於六代分崩，雖爲南北。雖則中原勢張，江右氣弱，華夷內外，等是奉佛之民，此則像法流行，無虧士氣矣。上來三事，分辯已竟。語雖過切，其事是真。諸君尋思此義，破僧滅法之心，庶幾譴伏。復有說者，前世人民地鬻，無慮規免租庸。唐時寺產，不供王稅，既虧國計，而亦殊絕齊民。斯李叔明韓愈輩所爲憤嫉。自兩刃磨止以後，賦不計丁。今世寺田，亦復任土作貢。既無可嫉之端，寧得隨情勒索？若其網徒專固，私自營生，自可如法贖贖。所餘寺產，令置學林。既皆教養之資，道俗何分厚薄？今者公私學校，網紀蕩然。豈如戒律所拘，尙循軌範。若有專心興學，其效非難也。陳此區區，言非納扇。諸君亮其懇直，尙可施行。必若高樹見幢，情存憎怨。爲法受斫，亦所不辭。若夫規勸宗門，指陳邪正，既有專函，此不更述。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四年，廣州比丘曼殊，杭州鄒波索迦末底同白。

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馬格斯牟邏定爲西歷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



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今姑從之。（一九〇八年）

### ▲題百助眉吏小影片寄天笑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已絮絮全溼透，那堪重聽割雞箏。」樓上玉笙吹徹，白露冷飛瓊佩缺。黛澹合顰，香殘柄搏，子規啼月。揚州往事荒涼，有多少愁縈思結。燕語空梁，鷓鴣寒渚，畫闌飄雪。」余嘗作靜女調箏圖，爲題二十八字，一並錄雲林高士柳梢青一闕，以博百助眉吏一粲。日來雪深風急，念諸故人，鸞飄風泊，納本工愁，云胡不賦！故重書之，奉寄天笑足下。寇蝶拜。（一九〇九年）

### ▲南洋話

納南巡爪哇二次，日廢吾邦父老，苦荷人苛法久。爪哇者，卽佛國記所云耶婆提是也；法顯經道經此時，黃人足跡尙未至也。唐宋以後，我先人以一往無前之概，航海而南，餐風宿雨，闢有蠻荒。迄萬歷時，華人往來通商者始衆，出入俱用元通錢，利息甚厚。迨至今日，華僑人數，卽爪哇一島而論，既達三十餘萬，蔚爲大國矣。誰知荷人蠶食南洋，三百年來，以怨報德，利我華人不識不知，施以重重壓制。紅河之役，復廢吾先

人血肉殆盡。今雖子孫不肯，猶未付之淡忘。乃開春中華民國甫成，而荷人又以淫威戕我華情，辱我國旗。嗚呼荷蘭者，其吾國人九世之仇也！今者當道華公，已與荷政府辦嚴重交涉，固吾新國墮地啼聲，應該一試；唯柄更有願望於華公者，即非廢卻一切苛則弗休也。後此當重訂商約，遣艦游○，護衛商民，分派學人，強迫教育，使賣菜傭具有六朝烟水氣，則人誰其侮我者？爪哇野老嘗爲柄言：「昔子餘年前華人締造末里洞口佛由工裝隨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別，問我華人何時復返。我華人答之曰：『後此當有白如兒來此，替我經營，我返當有鐵爲路識之。』」今鐵道剛築至該地，寧非華僑業盡福生之朕耶？（一九一三年）

### 馮春航談

前夕亞子要柄往觀血淚碑一劇，觀畢，柄感喟無已。春航所唱西曲，節奏過促，祇宜於「Meet me by moon light」之調。交春航數年前所唱西曲，無如今日之美滿，實覺竿頭日過，劇界前途，大有望於斯人云。憶曩日觀九襲衣一劇，柄始而歔歎，繼則淚潸潸下透羅巾矣。人謂柄天生情種，實則別有傷心之處耳。（一九一三年）

▲華洋義賑會觀

昨日午後三時，張園開華洋義賑會，納往參觀，紅男綠女，極形踴躍；足徵中外衆善之整齊，納當爲蒼生重復頂禮，以謝善男善女之隆情盛意也。惟有一事，所見吾女國民，多有奇特裝束，殊自得意，以爲如此則文明矣。衲敬語諸女同胞，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之語爲警臺格言，則可耳。（一九一二年）

▲題師梨詩選

此冊展轉歸季剛。季剛諳慕玉溪而，室稱爲詩，時西士最爲歎，他日能爲微詞釋其華指，亦道人所心喜也。爰書數語，用志因緣。曼殊。（一九一二年）

▲討袁宣言

昔者希臘獨立戰爭時，英吉利詩人拜倫投身戎行以助之，爲詩以勵之，復從而弔之。曰：「Greece! Change the lords, thy state is still the same! The glorious day is over, but not thy years of shame! 嗚呼！希臘獨立戰爭時，可憐拜倫一臣民國創造，獨

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殺人如草，幽竊冤鬼，無童可訴。諸生平等，殺人者抵，人討未伸，天惡不道。況辱國失地，蒙羞喪亡，四維不張，奸回充斥。上窮碧落，上極黃泉，新造共和，不問如今真安在也？獨夫禍心愈固，天道忘悔。雷霆之威，震震斯發，普國以內，同胞伐罪之師。柄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爲元兇，不恤兵連禍亟，塗炭生靈，卽柄等雖以言善習諍爲懷，亦將起而提爾之魄！爾諦聽之！（一九一三年）

### ▲燕影劇談

余竊滛向不觀新劇。間嘗被絃管強迫余聽，明觀拿破爺一齣，節湊文離，茫無神彩；新劇不昌，亦宜然矣。前數年，東京留學者創春柳社，以提倡新劇自命；曾演黑奴翻天鏡，茶花女遺毒，新蝶夢，血鏡衣，生相憐諸劇，都屬幼稚，無甚可觀，兼時作羸劣語句，蓋多淫靡少年靡入耳。今海上梨園所排新戲，俱漫衍成篇；間有動人之處，亦斷章取義而已，於世道人心何補毫末？洵論書院某君爲余言：『青年會有精通英吉利語數君，近亦知略習莎士比亞劇曲，將於此土演而行之。』余曰：『亦誠善哉！第不知數君將以原文演唱，抑譯而出之耶？二者難非其時也。何則？一以國人未嘗涉獵域外文學風

化，二無善知識。如日本坪山維藏耳。坪內生平究心沙氏之學，且優於文事者也。燕影肄業早稻田，爲燕影教授，又嘗觀其親演丹麥國皇子威烈德一齣於帝國劇場；此爲沙氏悲劇，長蘆居士所譯吟邊燕語鬼詔一則，其梗概也。夫以博學多情如坪內，尙不能如松雪畫馬，獨其神駿，逸論淺嘗者哉？若謂如歐美士人，建設沙氏學會，專攻其業，燕影有厚望焉！一滬上聞故皇新劇之聲久矣；然其所謂社會教育者，果安在耶？迹彼心情，毋亦以佈景胡裝，彙擷學諸生抄自京籍新名辭，爲改良耳；於導世誘民之本旨何與焉？世變道微，余實爲歎。曩者友人言新民社劇頗能感人，余昨夕病稍脫體，姑往觀之。趣劇名乘舊憐新，尙多牽強之處，正劇名張誠，亦能描摹社會情態。黃小雅去張誠，聲容並茂，出其孝悌之心，所以徵天下之爲人繼母者。此劇悲歡離合，正近情理，能令人喜怒哀樂。以新民社諸君俱有惡人之至意，相彼昧者，其有昭乎！聞有惡家庭一劇，爲葉風君傑作，余病未能往觀。普願滬上善男善女，莫以新劇盡不合時宜而忽之可耳。燕影自惜貧如潦水之蛙，不能締造一新劇院於滬濱也。歐美劇曲，多出自譯人之手；吾國風人，則僅能爲歌者一人標榜，大有甘絲妝臺之意，此今日梨園名角賈碧雲梅蘭芳馮春航毛韻珺之所以得黨魁之目也。燕影亦嘗於彥通席上，爲詩以贈碧雲，有一「江南誰得似，看憶李龜年」之句，余以碧雲溫文爾雅，故云；非如小鳳之以梅郎爲天仙化人。誰料

...乃堪緣導德之事，其智反在梅賈馮毛之下矣！（一九一三年）

### ▲避暑海風景片寄明珠眉史

避暑海之風景阿可寄我者遂歸明珠眉史。燕影，除夕前二日。（一九一三年）

### ▲碧伽女郎傳

選于理伽女郎，其德意志產，父為一郊祭酒，其母國色也。幼習拉丁文。及長，姿度美秀，...年十五，避亂至聖約克。鄰居有一勤儉，老矣，感其流落可嘆，以二女子師事之。時於燈下，弦琴自放。自云：「安命親化，不欲求知於人。」和尙聞之，欲觀其人。乃相告，天生此才，在於女子，非尋常也！...子夜歌殘玉漏賒，春明夢醒即天涯；豈知海外森林族，猶有人同豆蔻花。」白傅情懷，令人淒惻耳。

「細雨高樓春去矣，圓爐無語盡寒灰，天公無故亂人意，一樹桃花帶雪開。」碧伽... 瀛苑幸生... 程開經乃以歪詩顯其水影... 嗟乎！不幸而為女子，復蒙不辜之名，吾

知君佛終爲吾國比干，剖心而不悔耳！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一六年）

詩

▲耶婆堤病中末公見示新作伏枕奉答兼呈曠處士

君爲塞上鴻，我是華亭鶴，遙念曠處士，對花弄春爵。良訊東海來，中有遊仙作；勸我加餐飯，規我近綽約。炎蒸困羈旋，南海何遼索；上國亦已蕪，黃星向西落！青驪逝千里，瞻烏止誰屋？江南春已晚，淑景付冥莫。建業在何許？胡塵紛漠漠。佳人不可期，皎月照羅幕。九關日以遠，肝膽竟誰託？願得趨無生，長作投荒客！棘身上須彌，四顧無崖轉。我馬已玄黃，梵土仍寥廓；恆何去不息，悲風振林薄。袖中有短書，思寄青飛雀。——遠行戀儔侶，此志常落拓！

▲佳人

佳人名小品，絕世已無儔。橫波翻瀉淚，綠黛自生愁。舞袖傾東海，綵腰感九州。春魂如有訴，餘糧難益後。

▲簡法忍

來醉金華露，胭脂畫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

▲爲玉鸞女弟續扇

日暮有佳人，獨立瀟湘浦。疏柳盡含煙，似憐亡國苦。

▲南樓寺懷法忍葉葉

萬物蓬蓬落，姮娥耐九秋；綰衣人不見，獨上寺南樓。

▲飲席贈歌者

一曲凌波去，紅蓮禮白蓮；江南誰得似？猶憶李龜——年。

何處

何藥停儂油壁車？——西冷終古卽天涯！搗蓮衰麝春情斷，轉綠迴黃妄意賒；玳瑁  
驚虛延冷月，芭蕉葉捲遶秋花；傷心怕向妝臺照，瘦盡朱顏祇自嗟。



▲以詩並畫留別湯別國頌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蛟船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波髮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住西湖白雲禪院作此

白雲深處擁雷峯，幾樹寒梅帶雪紅，齋罷垂垂渾入定，菴前潭影落疎鐘。

▲集義山句懷金鳳

收將鳳紙寫相思，莫道人間總不知！盡日傷心人不見，莫愁還自有愁時！

▲答鄧繩侯

相逢天女贈天書，惹住仙山莫問予。曾遣秦娥非別意，是空是色本無殊。

▲憶劉三天梅

東來與楚親相會，忽感劉三天梅，去我萬里，不知涕泗之橫流也。

九年循理成公和，西里歸來一病身。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

▲過平戶延平誕生處

行人遙指鄭公石，沙白松青夕照邊。極目神州餘子盡，袈裟和淚伏碑前。

▲過蒲田

柳陰深處鳥歸窠，無際銀沙逐過潮。茅店冰旗知市近，蒲山紅葉女郎橋。

▲過若松町有感

風雨鄰雞夜半鐘，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難爲采芙蓉。

▲有懷

玉湖孤舟夜有燈，夢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搗點荒烟鎖石城。

生於世世情何處，心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剡溪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本事詩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琴？  
空室香茶手自煎，語深香冷涕潸然；生身阿母無情甚，爲向摩耶問夙緣？  
好願妻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朱弦休爲佳人絕，歌憤激情徹語謙。  
轉教高閣鳴箏坐，羞爲他人人工笑翠；鎮日歡場忙不了，萬家歌舞一閒身。  
雙腮檀口坐吹簫，春水難量舊恨盈；華殿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愛我情。  
烏舍渡汝肌似雪，親持紅袞索題詩；遺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髻時。  
相與病骨輕於蝶，夢入羅浮萬里雲；贈爾多情書一卷，他年重檢看權裙。

一贈以梵本妙恭蓮種。

碧玉莫愁身世賤，同鄉仙子獨鎮魂；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  
春簾樓頭尺八蕭，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 ▲代柯子簡少侯

小樓春盡雨絲絲，孤負添香對語時；寶鏡有塵難見面，妝臺紅粉畫誰眉？

### ▲浣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秋畝藏種田；鬪馬未須愁遠道，梅花紅欲上吟鞭。

▲題師梨集

誰贈師梨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琅玕欲報從何報，夢裏依稀認眼波。

▲落日

落日淪波絕島濱，悲笳一動劇傷神。誰知北海吞鼉日，不變英雄愛美人！

▲爲調箏人續像

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湘弦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嘗作風絮美人圖，寄晦公廣州。晦公寄余詩，有一向人風絮有沈哀一句。

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  
漢元帝時有同心髻，頂髮相纏，束以絳羅，今日本尚有此風。

▲寄調箏人

生憎梅蕊柳金樽，衷曲飄零二十春；曉鏡慵梳秋色相，琵琶灑淚曉梳頭。

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管天女唇中露，幾度隨風拭淚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寄晦聞

久聞鄰女踏陽歌，南國詩人近若何？欲寄數行相問訊，落花如雨亂愁多。

▲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調箏人將行屬續金粉江山圖題贈一絕

乍聽羅歌似有情，危險遠道官魂驚；何心描畫開金粉？——柱木寒山滿故城，  
送卿歸去海潮生，點染生綃好贈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

▲失題

斜插蓮蓬美且鬢，曾教粉指印青編；此後不知魂與夢，涉江同泛采蓮船。

▲西湖雜光菴夜聞鶡聲簡劉三

劉君是多情種，浪跡煙波又一春。近日詩腸幾幾斷，何妨伴我聽啼鴉。

### 問拜輪集

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共含羞草一束見贈，且殷殷欲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髮，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情！爰扶病書二十八字於拜輪卷首，此意惟雪鴻大家心知之耳！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蓬若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 步韻答雲上人

諸天花雨隔紅塵，絕島飄流一病身。多少不平懷裏事，未應辛苦作詞人。  
舊遊如夢劫前塵，寂寞南湖負此身。多謝素書珍重意，惺惺顛顛不如人。  
公子才華迥絕塵，海天寥闊寄閒身。春來夢到三山未，手摘紅櫻拜美人。

### 別雲上人

東裝歸省，道出泗上，會故友張君雲雷亦歸漢去，感成此絕。

范滂有母終須養，張儉飄零豈是歸？萬里征途愁入夢，天南分手淚沾衣。

▲花朝

江柳春放柳千條，知有東風送畫樓。但喜二分春色到，百花生日是今朝。

▲遲友

雲樹高低迷古墟，問津何處覓長沮。漁郎行入深林處，輕叩柴扉問起居。

▲春日

好利零落雨綿綿，辜負韶光二月天。知否玉樓春夢醒，有人愁煞柳如烟。

▲晨起口占

一爐香篆鼻窗紗，紫燕尋巢語舊家。莫怪東風無賴甚，春來吹發滿庭花。

▲以胭脂爲某君題扇

爲君昔作傷心畫，妙跡何勞剗火焚？今日圓成潭不似，胭脂和淚落紛紛。

▲碧園

琴蘭千外過嬋娟，故弄靈臺不肯前。問到年華更羞性，背人偷指十三弦。

▲吳門依易生韻

江梅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飄著雪，暮煙疏雨過闌門。  
 碧海雲峯百萬重，中原何處託孤蹤。春泥細雨吳趨地，又聽寒山夜半鐘。  
 月華如水浸瑤階，環玦聲聲擾夢懷。記得吳王宮裏事，春風一夜百花開。  
 枯絲驚碎夕陽斜，寶馬金鞍騎翠車。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  
 萬戶千門盡劫灰，吳姬含笑踏青來。今日已無天下色，莫牽塵尾上蘇臺。  
 水驪山城儘可哀，夢中衰草鳳凰臺。春色總橫歌舞地，萬花樓亂為誰開。  
 年華風柳共飄蕩，酒醒天涯開大朝。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萬樹垂楊任好風，斑駁西向水田東。莫道碧桃花獨豔，澗山湖外夕陽紅。  
 平原落日馬蕭蕭，脣有山僧賦大招。最是令人淒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碧城獨樹小形襟，楊柳東風繫客舟。故園已隔春日盡，鶯鶯聲聲恨未愁。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雨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無題

綠窗新柳玉臺傍，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  
櫻紅簾動月輪西，冰作闌干玉作梯；寄語麻姑裝珍重，鳳樓消息燕塵迷。  
水晶簾捲一燈昏，寂對河山叩國魂；祇是銀燭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小議定雞猶，欲把明珠寄上才；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  
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印苔泥；莊辭珍貺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  
棠梨無限憶秋千，楊柳腰肢最可憐；縱使有情還有淚，漫從人海說人天。  
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分明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  
星裁瓊瑰月弄璋，一夜秋寒掩同房；莫道橫塘風露冷，殘荷猶自蓋鴛鴦。

▲東行別仲兒

江流如畫一傾杯，乍合仍離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雲誰與望樓臺？

▲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雞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落落花！

▲偶成

○西車車馬塵埃，言其妹氏懷仁仗義，年僅十三，乘塵多車冒風而放，余憐而慰之，並示淋痕阿司。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老殘時花已空。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東居雜詩十九首

却下珠簾故故羞，浪持銀燭照頭梳。玉階太靜情難訴，情向星河覓女牛。

梳髮明滅夜悠悠，窈女嬋娟亦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

灑灑淩淩下西樓，重甃香溫語未休。說到年華更羞怯，水晶簾下學盤鴉。

翡翠梳蘇白玉鈎，夜涼如水待牽牛。知否去年人去後，枕函紅淚至今留。

異國名香莫浪偷，窺籠一笑意偏幽。四珠欲贈還惆悵，來歲雙星怕引愁。

驚聞子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獨影深；看取紅酥渾欲滿，感文雙結是同心。  
秋牙院落月如鉤，爲愛花陰爛上樓；露溼紅蕖波底鏡，自招羅帶淡蛾羞。  
折蕩黃鸝贈阿嬌。唐蹙眉眼謝王喬；輕車肥轡金鈴響，深院何人弄碧簫？  
碧箔紅蓮冰自流。涉江同上未蘭舟；可憐十五盈盈女，不信盧家有莫愁！  
燈觀珠箔玉琴秋，幾曲詞闌水上樓；猛憶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  
人間天上結難憂，翠袖凝妝怕倚樓；凄絕蜀楊絲萬縷，替人惜別亦生愁。  
六幅瀟湘曳畫裙，燈前蘭麝自氤氳；扁舟容與知無計，兵火頭陀淚滿樽。  
舞罷金杯映綠紗，空樓傾國對流霞；臨釀欲語嬌無力，雲鬢新梳白玉花。  
烟鬟輕綰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誰知詞客蓬山裏，——烟雨樓臺夢六朝。  
胭脂湖畔紫羅襪，流水樓臺鴉認小橋；爲向芭蕉閒消息，朝朝紅淚欲成潮。  
珍重嬌娥白玉姿，人天攜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視物思人更可悲！  
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况是異鄉兼日暮，疎鐘紅葉壓相思。  
楓林灑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空山流水無人跡，何處蟬肩有怨詞？  
蘭草芳華自可憐，並看攜手納涼時；舊扇風月重相憶，十指鸞纖擊荔枝。

芳草

芳草天涯人是夢。碧桃花下月如煙；可憐羅帶秋光薄，珍重齋郎解玉鈿。

各家錄曼殊詩，都有題畫一絕，據鄧以執先生道，此詩實明末僧人之作，今真蹟尚保存編卷，故特刪去。——編者

譯詩

希臘國歌 (Lord Byron 原著)

長夏向滔滔，頽陽照空島。征伐和親策，隳夷不自葆；

宗國寂無聲，乃向西方鳴。靜女撥鳴箏，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

吾生豈為奴？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雄視瀛海濱，船師列千艘，津吏增其兵；島嶼壯黠兵，淫孽無復存；

蘇曼殊全集 譯詩

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奉令國所實，仍世以為珍。

今我胡疲茶，拱手與他人；威名盡墜地，舉族供奴畜，知爾憂國士，中心亦以惡；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

我為着人羞，我為希臘哭！

住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尙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冥冥蒿里間，三百斯巴族。

但令百餘一，堪造彼騰谷。

精骨徒零爾，生者豈無言。

徒幾復從秦，我且認舞曲；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鬪濺。不與突厥爭，此胡本遊牧。

嗟爾俘虜餘，醉酒顏何照？

偉哉法摩書！寧當詰收留。

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阿那有神歌，神波今始知；會事歡荆葛，力能絕天維。

維君雖云虐？與女同本支。

翔鳥有暴君，其名惡爾底，闊達有大度，勇敢為世師。今茲丁未造，安得君知斯。

東民如運鎖，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倏然懷故山，峨眉修里巖，湯湯波家海；  
繫彼陀離種，族姓何斑斑，  
僊念希羅嗎，龍胤未凋殘。

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莫信法蘭克！大實誑爾者，鋒刃藏禍心，  
其王如直賈，驕似突厥軍，藉如羅甸場，  
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注滿杯中酒，繼下舞婆娑，國恥棄如遺，  
觀妝獨娥娥！明眸復善諫，一顧光莫離，  
好乳乳奴手，使我滄海流。

我豈難寧歇，旁皇雲石梯，獨有海中潮，  
伴我聲悲嘶；頗爲摩天鷗，至死鳴且飛，  
碎彼波明杯，俾色安足憐。

### 贊大海

(Lord Byron 原著)

真皇濤瀾汗，颯海動冥，萬艘鼓楫，  
泛若輕萍，芒芒九圍，每有遺虛，  
曠哉天沼，匪人攸居。大器自運，  
振盪粵拳，豈伊人力？赫彼神工。  
罔象乍見，決舟沒人，狂飈未幾，  
遂爲波臣。掩體無棺，歸骨無墳，  
襲鐘聲嘶，逸矣誰聞。

誰能乘蹻，履涉在波，藐諸蒼生，  
其奈公何。泱泱大風，立懦起罷，  
茲維公功，人

力何衰。亦有雄豪，中原虜虜，自公胸中，擲彼寒際。驚浪雲奔，橫魂俊神，轉側張

翼爲公憐。騰淵赴崖，載彼微盪，拚湯舍弘，公何豈弟！

搖山撼城，聲若雷霆，王公爲首，莫不震驚。赫赫軍聲，亦有浮名，雄視海上，大莫與京。自公視之，魏矣其形，紛紛溶溶，旋入滄溟。彼阿摩陀，失其威靈，多羅縛迦，壯氣亦傾。

傍公而居，雄國幾許，西利佞維，希臘羅馬。偉哉自繇，公所錫予，君德既衰，耗哉斯土。遂成遺墟，公目所覩，以教以檢，溢回濤舞。蒼顏不駸，長壽自古，渺瀾澶澶，落落不吝。

赫如陽燧，神靈是鑑，別風淮雨，上臨下監。扶搖羊角，溶溶澹澹，北極凝冰，赤道容澗。浩此地鏡，無奇無備，圓形在前，神光乘閃。精誠變怪，出爾泥塗，回流云轉，氣易舒慘。公之淫威，忽不可驗。

蒼海蒼海，余念舊恩，兒時水嬉，在公膺前。滄波激岸，隨公轉旋，淋淋瀌瀌，腰余往還。滌我匈臆，惜我精魂，惟余與女，父子之親。或近或遠，託我元身，今喪素斯。

公之靈。

▲去國行 (Lord Byron 原著)

行行去故國，瀟瀟蒼波來。嗚濤激夕風，沙鷗聲淒其！落日照遠海，遊子行隨之。須臾與爾別，故國從此辭。

甘出幾剎那，明日瞬息間。海天一清嘯，舊鄉長棄捐。吾家已荒涼，片燼無餘煙。蕭壁生蒿藜，夫吠空門邊。

童僕爾善來，恫哭亦胡爲？豈懼怒濤怒？據畏狂風危？涕泗勿滂陀，堅船行若飛。秋鷹寧爲疾，此去樂無涯。

引引童僕前致辭，敢經白丈人：風流寧足憚？我心諒苦辛。阿翁長別離，慈母平生親。登登誰復顧？蒼天與丈人！

人曰阿翁祝我健，殷勤尙少怨，阿母沈哀恫，嗟猶來無遠！重子勿復道，淚注盈千萬。我若效黃鸞，流涕當無算。

雷亦火伴爾善來，爾顏胡慘白？或懼法國仇，抑被勁風赫？火伴前致辭：吾生豈驚迫？獨念閨中孀，顰容定枯瘁。

爾時賤子有妻孥，隨公居澤邊，兒啼索阿爹，阿母心熬煎；火伴勿復道，悲苦定何言。



而我薄行人，狂笑去悠悠。  
誰能復信同心？對人陽太息，得新已棄舊，媚日生顏色。歡樂去莫哀，危難寧吾避。  
我心絕悽愴，求淚反不得！

悠悠悠悠愈浪天，舉世無與忻，世既莫吾知，吾豈歎離羣？路人飼吾犬，哀聲或猶聞，  
久別如歸來，留我腰間鞵。

悠悠悠悠女努力，橫趨幻泡菴，此行任所適，故鄉不可期！欣欣波濤起，波濤行盡時，  
欣欣波濤起，故國從此離！

蘇慶餘人贈來髮帶詩

（原詩）

蘇慶餘贈髮帶詩：文彩特作銀華會用紫卷髮，貴與仙說偷。

紫卷髮裏，執繩帶相牽，其命到百歲，痴我歸靈鼎。

紫卷髮裏，灼液皆芬香；相就不幾時，何知此意長？

以此係帶送，且當念舊時，熱情如根茂，何萌無絕期。

多髮好如錦，珍貴一物收，舉世無與易！

錦帶好如錦，明若炎精放，赤道舞無雲，光景何鮮輝。



▲冬日詩 (P. B. Shelley 原著)

孤鳥棲寒枝，悲鳴爲其曹。池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  
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當爾寒夜，惟聞喧擊杵。

▲題沙恭達羅詩 (C. W. Von Goethe 原著)

寒華瑰麗，亦揚其芬；秋實盈衍，亦蘊其珍。悠悠天隅，  
恢恢地輪，彼美一人，沙恭達羅。

▲樂苑詩 (Jorn Cuit 原著)

梵土女詩人陀露膠爲其宗國告哀，成此一首，詞旨華深正言若反。  
嗟乎此才，不幸短命！譯爲五言，以示諸友，且贈其妹氏於藍巴干者，其家族之園也。

萬卉市唐園，深黝乃如海；嘉實何青青，按部分班采。

鬱鬱曼皋林，并闕疎蒼柱，木暎揚朱唇，臨池歌磅礪。

明月與雲共，蒼海無比倫；分光照商簡，幻作一甌銀。

佳人勸我醉，令我精神爽。侍胎復侍胎，樂都長層層。

附錄

詩考

蘇曼殊及其燕子龕詩

一 輕風細雨

五二年春，四月九日，午後。課罷，提起手表一看。已經三句餘鐘了。天上灰色的浮雲好像我懷中的愁緒一樣，四面亂紛紛地湧起來；微風習習地吹着，把午時和曠的空氣漸漸改變了。跟着下了幾點微雨，越發令人覺得一片涼意。我挾着書，出了校門，低頭急急的走着，心裏想道：『這不是最宜於痛飲的時候嗎？不如到餐館裏借點酒力，消消我的愁緒罷！』這樣一面想，一面不覺已經跑到一間餐館的門前了。隨便上去喝了一回酒，心頭漸漸覺得舒服一點。天上的浮雲也不像先時那般黑黯了，可是風兒還是

熊潤楹

吹着，雨兒還是下着。

酒後，乘車回家，入到我那個項脊軒一般的小小的書齋裏面，放下幾本書，換了衣服，把兩扇窗門推開一看，風雨仍未曾止。我躬身兒伏在窗下的案上，覺得微微地有些倦意。歇了一回，纔提頭坐起來，燃了一枝雪茄，慢慢的吸着；從案邊抽出一本十年，拍花月時手寫蘇曼殊的燕子窩詩來，打開一看，有兩片薔薇的瓣兒夾在裏面，像仙女的香唇一般的可愛。——唇中的露雖然乾了，而胭脂の色還很鮮豔呢。翻了幾下，不禁高吟道：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吳門優易生韻末章）

這樣往復吟了數遍，那種悽婉的音調一聲一聲的孕入風雨的當中，和風聲雨聲打成一片。唉！我在不又是真正輕風細雨的時候嗎？然而紅泥小寺，燕子將歸；雨笠煙簑，山僧何去？徒令人作恨生不相逢之感罷了！幸虧他還留下這一本遺詩，使我們得從那裏面窺見他『落葉哀蟬』的身世，從他身世的哀苦中，汲了許多安慰。哥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卷頭語道：『並且你，善良的靈魂啊，你正和他一樣地感受着同樣的窘迫的，請從他的哀苦中汲些安慰來，把這本小書做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

更可親近者的時候！」那末，照這樣說起來，曼殊這本遺詩豈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嗎？我且趁這輕風細雨之中，一述我被他的詩所撥動的心泉之波跡罷！

## 二 燕子龕詩與絕句體

燕子龕詩凡七十有五首，（依雪堂諸社刊本。）加上我所搜得的補遺兩首，總共有七十七首。裏面佔了七十三首是「七絕」詩，剩下四首是「五絕」詩，所以燕子龕詩我們簡直可以叫他做一本「絕句集」。我們想了解燕子龕詩的真價值，必先要明白什麼是「絕句」詩！

「絕句」詩是什麼東西？尋常一般人必定以為：「七言四句，五言四句，押韻的，平仄和諧的，便是絕句詩了。」進一步的也不過拾宋人的牙慧，說什麼：「絕句詩是截律詩中的四句，拿來當作一首完全的詩。」照他們所說，「絕句」詩簡直是無生命的韻文，那裏還有研究的價值？誰知「絕句」詩的真生命委實別有所在呢！

「絕句」詩的真生命，究竟是怎樣？我以為可以應用短篇小說的原理，替牠下一個定義道：「絕句詩是一種用最經濟的藝術手段，抒情或寫景裏面最精采的一段或一面的短詩。」所以表現的時候，最注重暗示和彈性。英國詩人勃來克所謂：「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最足以形容「絕句」詩的好處。

上面不過專就理論一方面來講，所以未免太抽象了，現在再舉個例來看看罷！唐代的李端，他有一首宿石澗店聞婦人哭的七絕，這樣子說：「山店門前一婦人，哀哀夜哭向秋雲。自說夫因征戰死，朝來逢着舊將軍！」這首詩的宗旨完全在於描寫戰爭的痛苦，然而他不必從戰爭全部的痛苦，長篇大套，應有盡有的寫去，他祇從那裏面，擠出一個婦人，哭她因征戰而死的丈夫，用二十八個字，輕輕地寫出來，而全部的痛苦已可想見了。——這便是我上文所謂用經濟的手段，寫最精采的一面了。

燕子龜詩也有這種境界嗎？有！有！有！他的詩幾乎首首都有這種境界在裏面，讓我隨便舉個例來說罷！他的本集詩第九首：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綻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我們把他這首詩讀了之後，閉目冥想，彷彿真正見到一個芒鞋破綻的孤僧，手持寒錫，在那櫻花上，踽踽獨行的樣子，——並且從這表面，可以窺見他那一副「落葉哀蟬」的身世。曼殊雖然不幸短命死矣，但我們想把他的一生敘述起來，也要很長的篇幅纔辦得到。然而他這首詩祇寥寥二十八個字，已經把他自家的一生也完全籠罩起來了，好像望遠鏡一樣，那塊鏡片雖然一寸大左右，但從牠裏面一望，却有無限江山，耐人觀賞。哦！這真是何等手腕！我們必要了解這道理，纔懂得「絕句」詩的真價值。

讀我曼殊上人的燕子龕詩：

三 曼殊與鬪筆人

曼殊平生最傾倒拜輪。他嘗說：「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見怎樣斷鴻零雁記。）又說：「丹頓拜輪是我師。」（見本事詩第三首。）這可見他傾倒到地步了。還有一首善於拜輪卷首的詩道：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

這首詩雖說是他弔拜輪的，一面實在個是弔他自己。蓋曼殊一生行跡多與拜輪相類，拜輪去英國而居希臘，曼殊去中國而居扶桑，同一飄流異域，可不必說了；除此之外，還有一樁更相類的事情，就是曼殊之於鬪筆人，猶拜輪之於雅典女郎。拜輪集中有留別雅典女郎詩四章，幽豔入骨，爲抒情詩之傑作。而曼殊燕子龕詩裏面也有幾首詩是爲鬪筆人而作的；其一往深情，很足以和留別雅典女郎詩相頡頏。現在拿來引在下面：

收拾禪心侍鏡臺，沾泥殘絮有沈哀；湘絃灑遍胭脂淚，香火重生劫後灰。  
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

（爲鬪筆人續像）

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儘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輕眠。

蘇曼殊全集 附錄



禪心一任蛾眉妬，佛說原來怨是親；雨笠煙簑歸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  
偷嘗仙女袖中露，幾度隨風拭淚痕；日日思君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寄調箏人）

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開金粉，枯木寒山溝故城。  
送君歸去海潮生，點染生綃好贈行；五里徘徊仍遠別，未應辛苦爲調箏。

（調箏人將行屬饋金粉江山圖題贈二絕）

他的女弟子傾城女史題他的畫，曾有句云：『佛心本多情，離俗情猶擾，』讀了他這幾首詩益發信了，這幾首詩中，我尤其愛調箏人的第二首他的一『雨笠煙簑塵去也，與人無愛亦無嗔』句，和法國魏爾倫的無言之曲中間那篇『都奈雨的卒章，』既與人無愛無嗔，又何辜傷心如許』句，同一是傷心人語。但是，佛心既然是多情的，爲什麼又會無愛，無嗔的呢？唉！這不過納蘭性德所謂：『人到情多情轉薄』罷了！怨嗔，親贈，愛贈，贈與，怨即是親，嗔即是愛，離言說相，離名字相，此中三昧；非絕代情人如曼殊者，斷不能夠認得到哩！

三四 落葉哀蟬的身世

曼殊的緣妙記開頭就說：『予友生多哀怨之事，顧其情楚測，有落葉哀蟬之歎者，』

期莫若夢珠。『夢珠啊！曼殊啊！』莊周夢胡蝶，胡蝶夢莊周，『這位夢珠就是他自已。』我看他的詩，差不多首首都有一副『落葉哀蟬』的身世，藏在裏面一樣，而其中本事，無題和東居雜詩等數十篇，尤爲哀怨楚謝的結晶。現在每題隨便摘幾首出來，引在下面，再評論牠。

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指間鳴；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箏。

丹頓拜輪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朱絃休爲佳人絕，孤憤酸情欲與誰！

鳥舍淩波肌似雪，親持紅葉屬題詩；還卿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鬢時。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錦歷來悔悟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本事原詩十首今摘四首)

這幾首詩當拿來和他的斷鴻零雁記合看，那本記裏面敘他東歸後的情史，可以做這幾首詩的注脚。『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聽八雲箏，』即記中所說：『整襟下樓，緩緩而行，及至廊際，聞琴聲，心知此吾母八雲琴，爲靜子所彈。』『鳥舍淩波肌似雪，』即記中所說：『即監守天關之烏舍仙子，亦不能逾是人矣。』『還卿一鉢無情淚，』即記中所說：『即記中所說：『余爲空門中人，未應蓄內，余撫心自問，固非忍人，恨不相逢未鬢時，』』持錫歸來悔悟卿，』即記中所說：『吾前此歸家，爲吾慈母，笑事一，忘彼姝也。』』

蓬彼姝，遞加念以爾許縹緲魂戀，累余身於情網之中，負己負人，無有是處耶？」這都是言的確，很明瞭的。況且他又以母願，等語自比，則其離言之詞，更可以想見了。現在再看無題和東房雜詩罷。

水晶簾捲一燈昏，凝對河山明國魂。祇是銀鴛羞不語，恐防重惹舊啼痕。  
空言少讓定難尋，欲把明珠寄上才。聞道別來餐事減，晚妝猶待小鬟催。  
綺陌春寒壓馬嘶，落紅狼藉印苔泥。莊儂珍貺無由報，此別愁眉又復低。

（無題原詩八首今摘三首）

流螢明滅夜悠悠，素女輝娟不耐秋。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祇淚流。  
六幅瀟湘曳畫裙，燈前蘭麝自氤氳。扁舟容與知無計，兵火頭陀淚滿樽。  
誰憐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况是異鄉兼日暮，疏簾紅葉墜相思。  
楓橋秋林細雨時，天涯飄泊欲何之。空山流水無人迹，何處蛾眉有怨詞。

（東居雜詩原詩十九首今摘四首）

以上諸詩真可謂哀感頑豔之極了。然却和一般輕薄的文士所作的離詩有異：尋常一般文士作抒情詩的流弊，並非他們的詞句不綺麗，却是他們的情感不真摯。至於這幾首詩便不同了，不即不離，全以真誠的態度，寫燕婉的幽懷，不染輕薄的氣息，不落香奩

的明白，最是抒情詩中上乘的作品，雖然詞句彷彿迷離，難以定其所指；而隱約之間，却令人人生無限傷心，無窮豔思；非絕代佳人，身世有難親之恫者，怎能到這個妙境呢？我們想了解這起詩，祇要直覺的置身其中，和他的詩融會爲一，自然能夠傾聽到他的妙處，不必刻舟求劍，斤斤於尋他的本事了。

曼殊一生，不獨他的身世哀怨楚惻，且其行蹤也好像孤雲無依，東飄西泊，你看：

碧海雲峯百萬重，中原何處託孤蹤！春泥細雨吳趨地，又聽寒山半夜鐘。

（吳門夜易生韻第二首）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鸝處士家；送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德至原別邱贈玄玄）

這就可以知了。唉！

一自美人和淚去，河山終古是天涯。

（吳門依易生韻第四首）

傷哉曼殊！不作『狂歌走馬』的生活，又何以遣『落葉哀蟬』的隱恫呢？

五、尙留微命作詩僧

照上文所述，曼殊的確可以算極人世之悲感者了。『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

，不如無生！」唉！曼殊之逗留塵世，却爲甚麼呢？他自己說得好：

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有懷第二首）

章太炎先生在他的畫本上面，也曾敘他的行事道：「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這可見他平日也未嘗不萌自殺之念，欲戕其生，以求速死；其所以終於留其微命者，不是爲作詩僧，還是爲甚麼？我寫到這裏，不覺想起近日日本的百蓮女史來，她有幾句自述的話，很可以拿來和曼殊那首詩比看。她道：「我有時自憐不幸，至於欲自戕其生，然而我爲塵世我的苦惱憂愁，以至今日，所賴以慰這個不幸的運命者，詩歌而已。」（與傳右衛門請求離婚的信。）唉！絕代愁人的心事，固有不約而同的了！

曼殊！你留下微命作詩僧，如今又往那裏去了？你可知道有一人正在這風雨的當中，不住地追憶你嗎？但是，曼殊既經「雨笠煙簑」歸去了，縱使追憶他，也無可如何了！我記得曼殊一次在汽車中，隔座有一位女郎說她自己的妹氏：「懷仁仗義年僅十三，乘摩託車，冒風而歿。」曼殊作了一首詩慰她道：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自是神仙淪小謫，不須惆悵憶芳容。

曼殊對於那位女郎的妹氏，既這樣說，我們對於曼殊，也這樣說罷。他自從民國七年五月二日，在上海寶隆醫院病卒（據柳蕤疾所作的傳。）了之後，到今已五年。世間的人對於他，不是說他的生活太放蕩了，便是說他死的太賤了。——但無論如何，總却慕他『頹廢之生』，羨他『尋常之死！』

一八八五年二月二日，在風雨中完稿。

後語：我這篇文章，本來在前月初旬已經起稿的，旋作旋輟，遷延至到昨天，不覺又是曼殊大師示寂的日子了。因就風雨中，奮筆速成之，柳作大師五週年的紀念。

時十二月，五十三夜識。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重定。

## 二年譜

無忘

公元一八八四年……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一歲

生于日本江戶，始名宗之助。祖忠郎，父宗郎，早卒；母河合氏。

日本僧飛錫胡音賦。曼殊開黎，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依太

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余與閻黎爲遠親。猶念兒時偕閻黎隨其王父忠郎，

弄艇投竿于溪岸海角；或肥馬輕裘與共。

○一 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胆照人，爲里黨所推。乳媪告三

郎諱。

一八八七年：小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丁亥……四歲

初學繪事。喜效僧裝。

潮音跋：——四歲，伏地續繩之類，狀栩栩欲活。喜效奈良時裏頭法師裝。

不……一日，有相士過門，見之，撫其肉髻，

……曰：「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徵也。」

一八八八年……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戊子……五歲

……隨假父蘇某歸粵，母河合氏偕行。易姓名爲蘇三郎，後名元瑛，號子毅。

……書末炎曼殊遺書弁言：——亡友蘇元瑛子毅，……父廣州產，商于日本，娶日

……本女而得子毅。

……斷髮事。夫人終究季世，漸入澆漓，思嚮彌託根上國，故聖爾身子

一八 湯書跋：……五歲，……隨遠親西行支那，經南南海。……

一八九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卯……

泗合氏歸日本。

斷鴻零雁記：——（夫人）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吾東歸矣。」

……復手指三郎凄聲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遇其善視之。」

……乳媪告三郎語。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蘇父家故饒財，妻妾甚衆，子女亦甚多，而竟攜日婦

一八 歸國，故其家大婦殊鄙夷之。曼殊母知不相容，卒歸故國。然曼殊有異母兄甚

賢，時念其弟，而有以撫慰嗣坤之者備至，故曼殊獨留。

一八九二年……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壬辰……九歲

從西班牙牧師羅阿莊湘學歐文于香港。

……潮音跋：——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州詞學。

一八 斷鴻零雁記：——牧師（羅阿氏）隸西班牙國，……遂從治歐文二載。

曼殊遺書弁言：——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殺異類，羣擯斥之。……令子殺出

蘇曼殊全集 附錄



就外傳：習英吉利語。

一八九四年……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甲午……十一歲

假父蘇傑卒。

崇曼殊遺書弁言：……數歲父死。

一八式斷鴻零雁記：「迨爾父執去世之時，吾中心戚戚；方謂三郎孤寒無依，

馳責白夫人，使爾東歸，離此猖獗。」——乳媪告三郎語。

一八九五年……民國紀元前十七年乙未……十二歲

入廣州長壽寺為僧。法名博經，號曼殊。坐關博羅三月。受戒于雷峯海雲寺。任知藏于南樓古刹。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曼殊，嗣以父喪，遂出家于粵之慧龍寺。」……

曼殊遺書弁言：「子穀貧困為沙門，號曰曼殊。」……

雷湖清跋：「十一年十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剃于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

一八式……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

任知藏于南樓古刹。四山長老極器重之。

一八九六年……民國紀元前十六年丙申……十三歲

以師命歸廣州，東渡日本省母。始入上野美術學校。

潮音跋：——亡何，以師命歸廣州……聞黎乘歐船渡日本，奉太夫人居神奈川

潮音跋：——太夫人命學泰西美術于上野二年。

二八九八年……民國紀元前十四年戊戌……十五歲

學政治於早稻田大學。

潮音跋：——學政治于早稻田三年，一無所成。

一八九〇年……紅生記曼殊上人：——年十五，肄業于日本之早稻田大學，成績卓絕，試冠

其曹。

學影劇談：——坪內生平究心沙氏之學，且優於文事者也。燕影肄業早稻田，

一八九〇年……為燕影教授。

九〇〇年……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庚子……十七歲

南歸嶺海，居虎山法雲寺。

燕子翕隨筆：——余年十七，住虎山法雲寺，小樓三楹，朝雲推窗，暮雨掩簾

一八九〇年……有泉，有茶，有笛，有芋師僮居羊城，頻遣師兄饋余糖果糕餅甚豐。囑余端

居靜攝，毋事參方。

蘇曼殊全集 附錄

蘇曼殊全集 附錄

一九〇一年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辛丑……十八歲

辭師東行。

燕予禽隨筆：——後辭師東行。五載，師傳圓寂，師兄亦不審行脚何方。剩餘

一九〇〇 東飄西蕩，忽忽八年矣。偶與燕君言之，不覺淚下。

一九〇二年 民國紀元前十年壬寅……十九歲

學陸軍於成城學校，學名蘇滬。始識劉季平。

潮音跋：——清使汪大燮以他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個月，卒不精。

一九〇三年 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二十歲

列名重國民教學會，編入義勇隊。主講長沙實業學堂，識楊性翰。渡湘水，登衡岳

等，以弟三問大夫。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識包天笑，祝心淵，湯國頓。至上海

二八步 任國民日日報繙譯，識陳仲甫，章行嚴，何廐施。譯覽俄慘社會，撰女傑郭耳縵

一，嗚呼廣東人。旋赴香港，莊湘資助游暹邏之盤谷，居龍蓮寺，學梵文于喬悉磨長

老。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厥後乃列名於重國民教育會，編入義勇隊。則聲譽已

權起矣。

潮音跋：——復先後應聘長沙實業學堂。

楊性悔錄笈珠彙記：——香山曼殊居士，姓靈，名玄瑛，十年前與余同在湘中實業學堂講席。除授課外，鏡日閉戶不出，無垢無淨，與人無町蹊。嫻文詞，工繪事，然亦不常落筆，或畫竟，輒焚之。忽一日，手節杖，著僧服，云將游衡山，則飄然去矣。

潮音跋：——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閩大夫。

畫跋：——癸卯參拜衡山，登祝融峯，俯視湘流明滅。

潮音跋：——後赴蘇州，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

畫跋：——癸卯入吳門。道中聞笛，陰深淒楚，畫示諸同學。

潮音跋：——初駐錫滬上，爲國民日日報編譯。

章行嚴雙梓記：——後靡施復來自閩，余方經營某新聞社，卽約與同居。……獨秀山民性愜爽，得靡施復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亦靡施劇譚之友。

潮音跋：——莊公爲整資裝，逸之扶南，隨番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

梵文典自序：——續游暹邏，逢鞠窠磨長老。

民報十號替文與廣告：——擬遊暹羅，住龍蓮寺。

畫跋：——癸卯南游，寄盤谷。

一九〇四年……民國紀元前八年甲辰……二十一歲

在暹羅，主講盤谷青年學會。至錫蘭，駐錫菩提寺。旋返廣州。

畫跋：——甲辰由暹羅至錫蘭。

文學因緣自序：——憶昔舟經錫蘭。

潮音跋：——復先後應聘……盤谷青年學會，錫蘭菩提寺。

畫跋：——甲辰南歸嶺海。

一九〇五年……民國紀元前七年乙巳……二十二歲

至西湖作畫寄陳仲甫。游金陵，主講陸軍小學，識趙伯先，重晤劉季平。

畫跋：——乙巳泛舟西湖，寄懷仲子。

蔡哲夫曼殊畫跋：——乙巳之秋，著書被議，避地如孤山。一日過靈隱巖前，

見一祝髮少年，石欄危坐，外雖雲衲，內衣絨織貫頭，眉宇悲壯之氣逼人。余

以爲必奇士，大不得已而爲之也。今讀斯圖，知曼殊是歲必客西湖，因語曼殊

，蓋知當日所見，固曼殊也。

聘音跋：——應聘……金陵陸軍小學。

燕子竄隨筆：——趙伯先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習江南陸軍小學時，伯先爲新軍第三標標統，始與相識，余歎爲將才也。每次過從，必命兵士攜壺購板鴨黃酒。伯先豪于飲，余亦雄于食，既醉，則按劍高歌于風吹細柳之下，或相與馳聘于龍蟠虎踞之間，至樂也。

畫跋：——乙巳羈秣陵，偕季平登雞鳴寺，觀臺城後湖，百感交集，畫示季平

畫跋：——乙巳與季平行脚秣陵，金鳳出索絹索畫，未成而金鳳他適。及後渡湘水，作此寄之，寧使殷洪喬投向石頭城下耳。

一九〇六年……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二十三歲

元旦，與劉申叔過馬關。鉢盂罕歸印度，續江干齋寺圖贈別。居長沙永福寺，主講明德學堂。夏，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講鄧繩侯，重游金陵，作畫寄劉申叔。偕陳仲甫返日本，省母不遇。初秋，誰水野氏南歸。重至蕪湖，八月，離蕪抵滬，欲入習雲寺。九月初四日，至西湖。初九日，由杭往滬，住愛國女學校。得英人祖梨手繪露伊斯美索爾像。十月遷住八仙橋鼎吉里夏寓，實同盟會機關部也。十一月廿

二日，赴溫州。旋返上海度歲。

畫跋：——丙午元旦，與申叔過馬關作。

畫跋：——丙午贈別鄧遜罕歸印度。

畫跋：——波遜罕居士西歸梵土，因作江干蕭寺圖一幅贈別。

陳果夫曼殊大師執事：——光緒三十二年，蘇曼殊先生到長沙，住永福寺，明

德學堂校長胡子靖先生延其教授圖書等課。

湖音跋：——復先後應聘長沙……明德學堂……蕪湖皖江中學。

畫跋：——懷寧鄧繩僥先生執紼，爲石湖老人之曾孫。於其鄉奔走教育。余今

夏之皖江，就申叔之招，始識先生，與其晨夕者彌月。後余離皖之滬，月餘，

申叔亦來，出先生贈余一絕云：「寥落枯禪一紙書，歎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

日秦淮景，何處滄波問曼殊？」今別先生，不覺半載，積懷累歎，云何不感，

畫此奉寄。丙午，曼殊記。

畫跋：——丙午重過莫愁湖，畫寄申叔。

河合氏曼殊畫譜序：——（吾兄）去夏始得急單來東省余，適余居鄉，緣盤不

薄。

畫跋：——丙午初秋，須磨海岸送水野氏南歸。

與劉三書：——申江別後，弟即偕仲甫東游，至處暑後始抵皖江。——丙午七月蘇湖。

月蘇湖。

本。與劉三書：——此間風潮，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煥卿薇生與曼日間當拂袖去矣。——丙午八月蘇湖。

與劉三書：——曼前月過滬，小住數日。至月之初四，停棹西湖，盈眸寂樂。

杭中諸公，力留曼於彌教公所。曼恐爽留雲之約，故未允之。日間嘗遇申，如可俯留雲此願，則蒲團上具有華那，梵音中能造一新世界否？——丙午九月杭州。

與劉三書

自初九日由杭返滬，舉目無親。……無可奈何，遷住愛園。——丙午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丙午秋之余歸至滬濱，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偶于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畔：——故紙埋中，得英人祖梨手續露伊斯美索爾像。

與劉三書：——曼頃已歸愛園女棧遷來法租界八仙橋漕江路鼎吉里第四號夏寓

。——丙午十月上海。

蘇曼殊全集 附錄



與劉三書：——曼明日又要往溫州一轉，計浹旬可以返申。昔人詩：「木落山前霜雪多，手持寒錫遠頭陀。」長者可想而知我爲况矣。……丙午十一月廿五海

一九〇七年……民國紀元前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元旦，偕劉申叔夫婦東渡。自正月至六月，與章太炎同住牛込區新小川町民報社。著梵文典八卷成，自爲序。刊布獵胡圖，岳鄂王游池州翠微亭圖，徐中山王莫愁湖泛舟圖，陳元孝題奇石壁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於民報增刊天討。七月，遷住小石川區久壁町天義報社，與劉申叔夫婦同居，刊布女媧像，孤山圖，鄧太姒秋思圖江，千蕭寺圖，清秋絃月圖於天義報。女弟子何震爲輯畫譜，欲與梵文典並付棗梨，不果。撰畫譜自序，秋瑾遺詩序，海哥美爾氏名畫贊，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八月，至上海，與陳去病同居愛而近路國學保存會藏書樓。十一月初六日，東渡日本。

與劉三書：——嗣於元旦日，同少甫，少甫夫人航海而東，今住東京，已閱五月，日間捨學梵文學畫外無他事。——丁未六月日本。

梵文典自序：——長老意思深遠，殷殷以梵學相勉。納拜受長老之旨，於今三

年。今納敬成翰率耆長老之志，而作此書。

書譜自序：——柄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麗，寂相盈眸。爾時何震搜柄  
卷八書，將付梨棗。顧納經鉢飄零，塵勞行脚，所續十不一存。但此殘山水若干續  
五頁，屬柄序之。……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粵東慧龍寺曼殊。

何震曼殊書譜後序：——因彙爲書譜，先將第一冊開印，餘俟續出。並乞吾太  
師母、吾師，及太炎先生序而行之，以問十方高士。丁未初秋，儀徵何震手書

民報第十五號，梵文典廣告：——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嗣見西人撰述梵  
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合。究心數年，成初步梵  
文典八卷。會友人勸將首卷開印，遂以付梓，餘俟續刊。……粵東新會慧龍寺  
博經白。

天義報第六卷梵文典廣告：——梵文典八卷，粵東慧龍寺曼殊大師撰述。條例  
彰明，得未曾有。今將首卷開印，餘俟續刊。普願一切有情，同圓種智，持此  
功德，邁向華嚴。

與劉三書：——曼春間忘作梵文典一部，枚公命速將付梓，後以印人索價太奢

現尙東之篋底。過蒙諸大德賜序，爲卷帙之光。今附寄告白，以應海竇。又申夫人集畫譜一冊。但願老哥湖山游倦時，各作一序，或詩詞贈我。——丁未七月日本。

與劉三書：——曼昨由東京回滬。——丁未八月上海。

畫跋：——海間居士寄余于藏書樓。

陳去病曼殊自滬東還以童時攝影見貽：——正朔天南奉盛明，孤忠唯有鄭延平。

百年更見田中姬，一樣寧馨裏錦繡。——丁未八月海上藏書樓作。

與劉三書：——日與去病先生對牀風雨，意極可親。——丁未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曼今夕東行。——丁未十一月上海。

一九〇八年……民國紀元前四年戊申……二十五歲。

正月，寓神田區猿樂町清濤館，旋入橫濱病院。二月，住鞠町區飯田町天義報社。欲入真宗大學修習梵文，未果。譯阿輪迦王表彰佛誕生處碑。文學因緣出版，自爲序。三月，移寓友人處，因章劉交惡，申叔夫婦遷怒故也。四月至七月，刊布嶺海幽光錄，娑羅海濱遺跡記於民報。八月，歸上海，寓虹口西華德路田中旅館。中旬至西湖，寓白雲菴。旋至韶光菴，作聽鶻圖贈劉季平。月杪至滬。九月十三日，抵

金樓，主講砥垣精舍。譯印度法護尊者遠應波羅致楊仁山長老書兩通。自滬大學教授法蘭居士來訪。十一月十七日，臥病，仁山長老為設馬湘蘭讀果壽。十二月十一日，東渡，與張卓身同寓小玉川智度寺。

與劉三書：——况欲進真宗大學，唯取其梵文一科耳。正在與南條博士商量，可否尚未決也。——戊申正月日本。

與劉三書：——帝條四月赴西京，暫不能進真宗。——戊申二月日本。

文學因緣自序：——比隨慈母至滬子海濱，山容幽寂，時見殘英辭樹，偶錄是編。

與劉三書：——太少師公又言真宗之事，而少公舉家遷怒於余，余現已遷出，飄泊無以為計。——戊申四月日本。

與劉三書：——英居白雲菴（在雷峯塔下）已數日，主持得山意周諸師，均是超人。公如暇，乞過我一敘，樂何如之。——戊申八月杭州。

畫跋：——病今秋弛擔韜光菴，夜深時聞鶉聲，捨筆圖此，并示季平一詩。

與劉三書：——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約瑛速去，故明晨束裝。——戊申九月上海。

與劉三書：——西湖別後，得楊仁山長老命，故于十三晚抵寧。……此間校務，均已妥備，現向鎮江揚州諸大刹召選僧侶，想下月初可開課。教授漢文，聞是孝曉敦先生，講經即仁老也。——戊申九月南京。

與劉三書：——初任學林工課。每晨八時至十二時，疲甚，故久未修書奉候，望見諒耳。——戊申十月南京。

觀音跋：——池州楊仁山長老……居士遂借詩人陳伯嚴創辦砥垣精舍于建業城中。……函招闍黎，并招李曉暉為教師。

拜輪詩選自序：——去秋白雲大學教授在蘭居士游秣陵，會納於砥垣精舍。燕子翕隨筆：——十一日十七日，病臥砥垣精舍。仁山老檀越為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

與劉三書：——納亦束裝東歸。——戊申十二月上海。

觀音跋：——闍黎盡瘁三月，竟犯唾血。東歸，隨太夫人居逗子磯山。循陔之餘，惟好嘯傲山林。一時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舟子惶然，疑其為精神病作也。張卓身曼殊上人為事：——憶自戊申之冬，與余同寓東京小石川智渡寺，旅居

之暇，常譯拜倫詩爲樂。

一九〇九年……民國紀元前三年己酉……二十六歲

四月，續文姬圖，寄贈劉季平。譯拜輪寺選竟。爲梵學會譯師。議建梵文書藏，未成。撰拜輪詩選自序。八月，返上海，晤蔡哲夫，識英人佛萊蔗。旋赴西湖視劉季平，居白雲菴，以黨人之責言，皇然走滬。九月，拜輪詩選出版。撰英文英潮音序。南巡星加坡諸島，過莊湘及其女雪鴻。赴爪哇，主講噫班中華會館。

燕子籠隨筆……劉三工詩善飲，余東居，畫文姬圖寄之。

與劉三書……昨秋白雲菴南樓一聆教誨，卽赴秣陵。閱數月東行，又無握別之緣。……前託叔公轉致文姬圖，隨意得之，非敢言畫，收到尙望答我一楮。

……雲近爲腦病所苦，每日午前赴梵學會，爲婆羅門僧傳譯二時半，醫者勸午後工夫僅以一小时爲限。拜輪集今已全篇脫稿，待友人付印畢事，當速呈上，以證心量。……己酉四月日本。

潮音跋……爲梵學會譯師，交游婆羅門憂國之士，捐其所有舊藏梵本，與桂伯華陳仲甫章叔諸居士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未成。

蔡哲夫曼殊畫跋……己酉秋八月既望，曼殊上人過滬，出是冊，委奇夫繪爲之

題識。詰朝，佛子來蔗過我，讀之折服難極，遂題長句焉。曼殊因以是幀把似佛子林命守識之，八月二十四日也。

燕子龍隨筆：——譯者英吉利達華女士以師梨詩選贈曼殊，曼殊于海上，佛子持贈詩八，蔡八移贈于余。

劉三贈曼殊：（自序：曼殊視我西湖，住白雲菴數月，以鄙人之責言，皇然走瀛，作此慰之。）蘇子擅三絕，無殊顧愷之。榕人紅綵影，（自註：東海女詩人，曼殊以其攝影贈余。）愛國白倫詩。（自註：曼殊新譯著，近謀刊行。）

流轉殿空相，張皇有怨辭。千卿綠底辜，翻笑語成謎。——己酉八月。

齊莊湘麓士書：——上星洲一別，于今三年。——辛亥七月爪哇。

與高天梅書：——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即贈我兩詩數冊。每於鄉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弼也。——庚戌五月爪哇。

題拜輪卷詩序：——西班牙雪鴻女詩人過存病榻，親持玉照一幅，拜輪遺集一卷，曼陀羅花甚含羞草一束見貽，且殷勤勸以歸計。嗟夫，予早歲披髮，學道無成。思維身世，有難言之恫。爰扶病書二十八字于拜輪卷首，此意羅雪鴻大

家心知之耳。

潮音跋：——應聘：——臨班中華會館。

二九一〇年：——民國紀元前二年庚戌：——二十七歲

在爪哇。五月後赴印度，居芒礪山寺。

與高天梅、柳亞子書：——莫比來略血之疾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

故未能買舟赴印。——庚戌五月爪哇。

燕子龔隨筆：——余至中印度時，僧二三法侶，居芒礪山寺。山中多果樹，余

每日摘鮮果五六十枚啖之，將及一月，私心竊喜，謂今後吾可不食人間煙火矣

。惟是六日一方便，便時極苦。後得痢毒，乃知去道尚遠，機緣未至耳。

二九一一年：——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二十八歲

自印度歸廣州，訪黃晦聞蔡哲夫於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上海，與馬小進同攝小

影。至日本，詣金關寺僧飛錫于松島。時飛錫為刪定舊著潮音一卷，撰跋印行。晤

費公直于東京，書頌頌亦齋摩直幅。旋重渡爪哇。仍主講噫班中華會館。七月，燕

子龔英譯成。十二月，歸上海。

燕子龔隨筆：——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溫柔敦厚

龍曼廷全集 附錄

一一二五



。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儂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道蹤跡人間世，稍感平安海外書。向曉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樓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杯。拈花樂莫吾多負，取鉢入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居士有象霞樓。余作風絮美人圖寄之。

天荒雜誌說曼殊上人：「一辛亥夏，從南澳萬里航海，訪蔡寒瓊於廣州，鬚長盈尺，寒瓊竟莫能識。及聆其聲音，始知之。信宿忽又北去，決句在滬濱，以與馬小進該郵寄，又一翩翩少年也。」

潮音跋：「曾幾何時，其王父已悲風草。彈指闍黎年二十有八。而余綜觀世態，萬緒悲涼，權洞上正宗監院之職，亦將十載。今夏安居松島，手寫闍黎舊著潮音一卷，將莫譯陳无孝崖山題奇石壁，潛歸和尚貽吳梅村詩，杜牧秦淮夜泊，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劍門絕句，及漢譯師梨含羞草數章刪去。復次加拜輪年表于末，係英吉利詩人佛子魯閣黎譯訂者。今與蓮華寺主重印流通，仍曰潮音會闍黎新自梵土歸來，詣其王父墓所，道過山齋，握手款歡，淚隨聲下。」

。爰出是篇，乞闍黎重證數言。……學人飛錫拜跋于金闍寺。

寄莊湘處士書：——破夏至爪哇，昔法顯亦曾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提。

辛亥七月爪哇。

南洋話：——衲南巡爪哇二次。

潮音跋：——又將燕子箋譯爲英吉利文，甫脫稿，雪鴻大家攜之瑪德利，謀刊

行于歐土。

寄莊湘處士書：——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寧有博學多

情如吾師者乎！——辛亥七月爪哇。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二十九歲

元旦，偕張溥泉至西湖秋社，旋返上海，二月，主太平洋報筆政。撰南洋話，馮春

航談。義兄蘇墨齋來訪。

赴杭。三月初二日，返滬。續飲馬荒城圖。十四日，赴日本。始刊布斷鴻零雁記于

報端。四月十一日，復來上海。撰華洋義報賑會觀。欲重譯茶花女遺事，未成。五

月初，偕馬小進訪劉季平陸靈素夫婦于華涇，繪黃葉樓圖。初五日，再赴日本。九

月二十一日，啓舷返上海。欲遊香港星加坡等處，未果。十一月初五日，抵安慶，

主講高等學校。歲暮，客吳江之盛澤。旋返上海度歲。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至民國元年舊歷元旦，弟與懋慧同客秋社，天明尙早，忽叩門聲甚厲，急命僕披闥視之，則曼殊偕溥泉來也。於是相與游汎者凡四日，有晴，有雨，有雪，溥泉每引以爲至樂，謂其曲盡西湖之美也。時渠方自南洋歸，聞人語其初離海島時，有囊金百金，盡以市糖果，有見之者，莫不驚訝，謂到中國不半月程，將如何咀嚼得盡也。詎意才要抵滬，而一百元之糖果，竟爾喫得精光，一時詫爲奇事。然而曼殊之死，固死於此等處也。惜哉惜哉！

太平洋報文藝消息：——大文學家蘇曼殊君來滬，居本社編輯部內。

馮秋雪燕子龕詩序：——墨齋，曼殊上人之異母兄也。

張卓身曼殊上人軼事：——壬子春，曼殊由滬來杭，所御衣物頗華貴，詢之，則係乃兄所贈。

岑蕭公書：——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于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掛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壬子三月上海。

與葉楚儉柳亞子朱少屏書：——別後蟻臥舟中，今晨抵長崎始覺。……曼殊書于紅燒牛肉，雞片，黃魚之畔。——壬子三月日本。

與高天梅書：——前自歸自扶桑，……今擬乘月重赴蓬山。——壬子四月上海。

太平洋報文藝消息——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爲我國翻譯本小說之鼻祖，久已名重一時。頃曼殊攜小仲馬原書見示，並云：「林譯刪節過多，殊非完璧。得暇擬複譯一過，以餉國人。」必爲當世文學界所歡迎也。

太平洋報文藝消息——曼殊重譯茶花女遺事，前日報端已略言之。漢文譯本已兩見，乃曼殊之譯而三矣。今以天生情種，而譯是篇，吾知必有洛陽紙貴之譽價也。日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譯本名曰椿姬，較漢譯爲詳細。英文亦有兩譯。小仲馬之作，不徒然矣。噫嘻！愁何似？似一川煙水黃梅雨。正曼殊圍黎握管凝思之際，亦薄命女郎重泉含笑之日也。

陸靈素曼殊上人軼事：——上人偕粵東馬小進議士過華涇，在民元五月初。一夕飯罷，索臚語作畫，時兒女輩已盡睡，外子覓得一片如薄餅者，置畫碟中。上人且畫並談笑，頃刻成黃葉樓圖一，爲余扇面一。又醮墨汁作橫幅一，筆端

臘脂未淨，枯柳殘鴉，皆作紫醬色；今日尙儲篋中，成奇觀也。

與劉三書：——小進初七南歸，弟昨起行東渡，聊作孤嶼習靜之計。……發自長崎舟中。——壬子五月日本。

與葉壽書：——拙著梵書摩多譯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者，明春宜可出版。——

——壬子七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今英啓絃之期，改定陽歷十月三十正午。十一月初七八入蘇州一行。陽歷十一月末至盛唐山（安慶），十二月赴香港星加坡等處。——壬子九月日本。

與劉三書：——今夕赴皖江，未能走別，但有惆悵。十二月初間重來海上，彼時當謀良會。——壬子十一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英初五晨間始抵安慶，暫住高等學校，楓蓀兄亦同寓所。風雨對牀，足慰羈旅之苦。——壬子十一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英遂隨桐兄遊四一二日，然後同游蘇州及盛澤等處。——壬子十二月安慶。

與柳亞子書：——昨夕抵滬冷甚，悔未能長隨左右，同傾柏葉酒也。——壬子



與劉三書：——今日午後，行抵蘇城，住烏鵲橋濠繡坊七十二號。——癸丑五月蘇州。

絳紗記：——或云居蘇州濠繡坊……聞酒販言：有廣東人流落可歎者，依鄭氏處館度日。其人類有瘋病，能食酥糖三十包，亦奇事也。

程演生曼殊軼事：——癸丑秋間，曼殊仍寓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該寓主人。

江建霞先生之嗣也。余亦居此，曼殊時時邀余遊碧桃詩即是時作。

與鄭桐菴書：——英病况較前略愈。然居中國，所食多油膩之品，殊非所宜。

醫者亦囑英東歸調養，益令人歸心如箭耳。——癸丑十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行時未及一面，吾愁可知也。至西京，病復發。自分有愁無命之人，又安能逆料後此與吾亞子真有握手之歡否耶？河山信美，只增惆悵耳。

——癸丑十二月日本。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日本。五月，刊布天涯紅淚記於民國雜誌，並刪訂燕子龕隨筆重刊之。七月，撰雙秤記序。八月，漢英三昧集出版。

與柳亞子書：——玄珠腸疾時愈，期後日借阿可國香赴國府津一游，然後重往

難海。——甲寅正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連日自橫濱而羽田，爾妙見歸，爾千乘海邊，今憩梅屋，頗得汀汀潯畔之意。——甲寅二月日本。

與劉三書：——頃至東京專攻三論宗，以一向隨順，往心觀淨，是病非禪；所謂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住十日即赴西京。——甲寅二月日本。

與邵元冲書：——午後試新衣，並赴源順，食生薑炒雞三大碟，湯仁麵一小碗，蘋果五個。明日肚子洩泄否，一任天命耳。某君勸昌勿歸，然則中秋月餅，且無福消受，遑論其他。——甲寅七月日本。

與鄧孟頌書：——曠慈較前爲佳，然日本雖有名醫，又何能起余幽憂之疾？每念天涯數子，不覺淚下。——甲寅八月日本。

與鄧孟頌書：——吾自十月，已遷來覺生先生處。胃疾已平，深感天心仁愛，復謝君天涯相問之殷也。——甲寅十一月日本。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日本。撰二次革命軍題辭。七月，刊布縹緲記于甲寅雜誌。八月，刊布焚劍記于甲寅雜誌。



與柳亞子書：——此間亦有蓮子羹八寶飯。唯往返須數小時，坐汽車又大不上算。打牌九又恐紅頭阿三來討厭。——乙卯三月日本。

與邵孟冲書：——吾病兩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醫者謂是散里哆扶斯病，勸余每日吸鴉片三分。他日君來，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乙卯四月日本。

與柳亞子書：——樂以胸疾未愈，還國之期，仍未定也。——乙卯五月日本。

陳獨秀絳紗記序：——爛柯山人前造雙秤記，余與曼鸞皆鈸之。今曼鸞造絳紗記，亦令爛柯山人及余作鈸。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三十三歲

訪居龔生于青島，偕周南陔等游勞山。旋至上海，住環龍路。十一月，刊布碎籥記于新青年雜誌。居西湖秋社，陶社，巢居閣。撰人鬼記。仍還上海度歲。

周南陔綺蘭精舍筆記：——憶民國五年，曼殊在青島，與之游勞山。汽車半山而止，復乘山轎。曼殊即不勝其憊，怨言思歸。一步三退，游興爲之銳減。當時強之行，並迫其不許多語。而曼殊困苦之色，現諸眉宇。蓋其體力精神，內虧已甚矣。

鄭桐蓀與柳無忌書：——過了兩三年，有一天他忽然到我寓中，說他新從烟臺

(或是青島)居正(覺生)處來，(時居正在魯獨立，曾有一時的小成身。)在上海住在環龍路某號等等。後來我去找他，知道他所住之處，即是孫中山的住宅。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是年曼殊住環龍路縣理寓所亦多日。

陳獨秀碎簪記後序：——前者吾友曼殊造絳紗記，秋桐造雙秤記，……余皆綴之。今曼殊造碎簪記，復命余敘。

與劉半農書：——近日病少除，書人鬼記已得千餘字。……比來湖上欲雪，氣候較滬上倍寒，捨閉門吸呂宋煙之外，無他情趣之事。若在開春，則綠波紅氈間，頗有窺簾之盛。日來本擬過滬一行，畏寒而止。——丙辰十一月杭州。

與劉半農書：——不慧比來胸膈時時作痛，神經紛亂，只好垂綸湖畔。……雪茄當足一月之用，故仍無過滬之期。——丙辰十一月杭州。

與劉半農書：——日來湖上頗暖，不慧忽患腦流之疾，日唯靜臥。返滬仍未有期。——丙辰十一月杭州。

林之夏泛舟西湖訪曼殊于陶社：屏爲山，鏡爲湖，扁舟雲霧纖塵無。連朝客枕不成夢，孤城傳警中宵呼。曾思歸去並撻擊，此邦久處極清娛。天寒海遠藏方

晏，行止未審意緒紆。今晨乘輿出吾廬，湖山得伴權羈孤。曼殊爲我語異域，  
遮留作饌供伊蒲。重洋隻履君壯夫，東西球暑探朝晡。捲單印度習梵夾，手數  
佛骨窺浮圖。及今憂患俱生餘，聘歌趨闕漸寧遠。他年此象可追適，一紙留影  
垂臨摹。——丙辰十二月。

陳去病與柳亞子書：——民國五年，弟在杭州省政府，時文慶爲民政府長，未  
生爲圖書館長，懺慧主秋社事宜。曼殊乃借楊滄白之父楊太公來往秋社多時，  
既而復遷陶社，復獨居巢居園。嘗令放鶴亭婦人製一布袍，以十金，曰：「已  
足夠否？」婦人大驚曰：「何消如此！」欲却之，竟不顧而去。

陸靈素曼殊上人軼事：——丙辰之冬，外子掌教北京大學，責余繼賴梅子株度  
歲，寓嵩山路吉益里轉友高君曼家，暇則圍爐清話，少慰勞辛。時曼殊上人在  
側，亦時時過談，至則設糖菓栗子等物，意猶未飲，要余製八寶飯。余知上人  
最喜啖此，民元適華涇余家，更一夕盡兩器，然在客中製殊不良。而上人已大  
樂。食畢復邀意鏡之戲，余辭不解，不能成局，上人頗快快也。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三十四歲。

正月，在西湖。二月，西湖返上海。撰送鄒鄒二君序。閏二月，至日本。月餘，復

適上海，重陪柳亞子。住霞飛路寶康里，與伶人小如意小楊月樓游。夏間，下榻程濱生盧家灣寓樓，葉楚傖鄧孟頌時來探病。入秋移往新民里二十一號，與蔣介石陳果夫同居。冬，入海寧醫院。

與柳亞子書：——自武林來江上，接手示，知玉體無恙，幸甚幸甚！——丁巳二月上海。

與柳亞子書：——昨夕舟經長崎。今晨又晴又雪。計明日過馬關，後日達神戶，由神戶改乘火車，十四日可達東京。家居數日，即侍家母往游根箱。留東約月餘，即西返。彼時亞子能來滬一握手否？……聞無忌公子竿頭且進，幸甚幸甚！去冬獨秀約游鄧尉，溥泉亦有此意，納本意要亞子同行。今獨秀溥泉先後北上，和尙復有在陳之嘆，故未如願，惜哉！林憲連自日本長崎舟中發。——丁巳閏二月日本。

柳亞子燕子齋遺詩序：——最後仍晤君滬濱，時爲英士歸葬碧浪湖之前數日，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君言：「邑廂新闢商場極絢爛，願求舊時擔錫粥者不可得，著大商壟斷之術工，而細氓生計盡矣。」君生平絕口弗談政治，獨其悲天憫人之懷，流露於不知覺，有如此者。

程演生曼殊軼事：——丁巳春間，曼殊居上海霞飛路寶康里，時同名伶小楊月樓小如意遊。夏間，下榻余庭家灣寓樓，葉楚傖鄧孟頌諸君，時來探其病。陳果夫曼殊大師軼事：——一直到民國六年夏天盛時候，蔣介石先生說起蘇先生在上海生病，進霞飛路某醫院，並且託我送些錢去，因此我得與先生再見的機會。先生生的是胃病，在醫院裏很苦，蔣先生乃請其到新民里十一號來住。我本來也因爲陪英士叔之次子甘夫弟養病，所以也住在那裏。程演生曼殊軼事：——秋間余遊粵西，曼殊移居蔣某寓，余臨行把別。曼殊言蔣如夫人甚賢，可暫託足。仲冬余歸滬，曼殊已移入海寧醫院。余走訪，曼殊出當票多張慰慰，時余苦金盡，竟未能相助，僅致鮮菓數次。既而余北行，曼殊猶託余帶一函與仲甫暨蔡子民，欲得一部費留學義大利習畫事。

一九一八年五月廿五日（民國七年戊午）三十五歲。

春，自海寧醫院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三月二十二日（陽歷五月三日）卒。

與柳亞子書：——病臥半載，……至今仍不能起立，日瀉五六次。醫者謂今夏可望痊可，此疾蓋受寒過重耳。——戊年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與柳亞子書：——病恙仍日臥呻吟，不能立起，日瀉五六次。醫者謂待夏日方能

意，亦只好託之天命。如果有痊可之一日者，必踐尊約，赴紅梨（盛澤）一探勝蹟耳。——戊午二月上海廣慈醫院。

章父燕子龕詩跋：——當曼殊臥病上海時，吾友連君實扶持之。去年連君自滬歸，爲余言曼殊事甚詳。……卽其病榻數月，最後付囑，但言念東島老母，一切有情，都無罣礙。然入滅之後，問疾大衆，檢點遺篋，則脂盞香囊，不一而足也。

黃晦聞戊午六月江干視曼殊殯：——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所哀塵露步兵詩。（自注：曼殊歿前三日，屬高君劍父致書告余，言將不起。）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自注：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數月。）賸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銜悲。

一九二六年七月初稿，一九二八年六月重定。

民國三十三年第一版

# 曼殊全集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有

出版者 上海亞光書局

發行者 上海亞光書局

四達書局

成都祠堂街

經銷處 新智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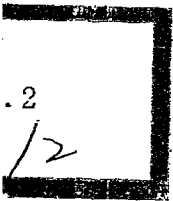
西安

建國書局

10568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咨查證圖字第六七八號

10568



100